DS
735
A2Y86
1771a
v. 40

University of Toronto
Library
c 400/62
ASIAN COLLECTION

宋

哲宗皇帝

壬申元祐七年春三月以程頤直秘閣判西京國子監既而罷之

頤服闋三省擬除館職判檢院宋史職官志登聞檢院隸諫議大夫掌文武官及士民章奏表疏蘇轍進曰頤入朝恐不肯靜太后納之遂差管勾崇福宮頤亦懇辭訖不就職范祖禹言頤經術行義天下共知司馬光呂公著豈欺罔者耶但草茅之人未習朝廷事體則有之寧有他故如言者所指哉乞召勸講必有補聖明不聽

史家紀宣仁之言以爲孟后前後廢立及隆祐播遷張本夫異日之事宣仁非有神術先知何以識其然哉且宣仁若果先識其然則世家女百餘人中豈無一福德兼全者而必用此福薄之人以成異日之禍

夏。四月。始備六禮。立皇后孟氏。洛州人。馬軍都虞候元之孫。帝年益壯。太皇太后歷選世家女百餘入宮。后年十六。太皇太后及太后皆愛之。教以女儀。至是太皇太后諭執政曰。孟氏女能執婦禮。宜正位中宮。命學士草制。又以近世禮儀簡畧。詔翰林臺諫。給舍與禮官議册后六禮以進。遂命呂大防兼六禮使。韓忠彦充奉迎使。蘇頌王巖叟充發册使。蘇轍趙宗景。鎮恭懿王元偓孫。充告期使。高密郡王宗晟。濮安懿王之子。范百祿。鎮兄子。充納成使。王存劉奉世。字仲馮。敞之子。充納吉使。梁燾鄭雍充納采問名使。帝御文德殿。册爲皇后。太皇太后語帝曰。得賢內助。非細事也。既而歎曰。斯人賢淑。惜福薄耳。異日國有事變。必此

人當之

五月。王巖叟罷。

言者論巖叟採劉摯爲朋黨。出知鄭州

遼女真部節度使合理博卒金追贈世祖。

合理博疾篤。呼弟盈格。字烏魯完。按盈格舊作盈哥今改。後仿此。謂曰。烏雅

舒合理博長子。按烏雅舒舊作烏雅束。今改。後仿此。柔善若辦集契丹事。阿古

達合理博次子。按阿古達舊作阿骨打。今改。後仿此。能之遂卒。阿古達始此母弟蒲

拉舒舊作頗剌淑。今改。後仿此。襲爲節度使。合理博嚴重多智。每戰

未嘗被甲襲位之初。內外潰叛。合理博乃因敗爲功變

弱爲彊。遂破和諾克舊作桓赧。今改。薩克達。舊作散達。今改。後仿此。烏春

烏木干。皆女真部人。與合理博相攻者。按烏木干。舊作窩謀罕。今改。後仿此。基業始大。初

建官屬統諸部其官之長皆稱貝勒舊金史作勃極烈今改後仿此金史國語解勃極烈總治官名云

六月以蘇頌爲尚書左僕射兼中書侍郎蘇轍爲門下侍郎范百祿爲中書侍郎梁燾鄭雍爲尚書左右丞韓忠彦知樞密院事劉奉世簽書院事

秋九月陝西地震

永興軍蘭州鎮戎軍環州地皆震

召蘇軾爲兵部尚書兼侍讀

軾自揚州召爲兵部尚書兼侍讀尋又遷禮部兼端明侍讀二學士御史董敦逸字夢授吉州永豐人黄慶基言軾爲中書舍人時草呂惠卿制詞指斥先帝其弟轍相爲表裏

以紊朝政。呂大防奏曰。先帝欲富彊中國。鞭撻四夷。而一時羣臣將順太過。故事或失當。太皇太后與皇帝臨御。因民所欲。隨事捄改。蓋理之當然。此來言官用此以中傷士人。兼欲搖動朝廷。意極不善。轍亦為其兄辨所撰惠卿謫詞。其言及先帝者。初非謗訕。謂辭中始以帝堯之仁。姑試伯鯀。終焉孔子之聖。不信宰予句。太后曰先帝追悔往事。至于泣下。大防曰。先帝一時過舉。非其本意。太后曰。此事官家宜深知。于是罷敦逸。慶基為湖北福建路轉運判官。未幾。軾亦罷知定州。

癸酉 八年。春三月。蘇頌。范百祿罷。

先是。侍御史賈易坐言事出。既復監司吏赦除知蘇州。

諸臣奏事皆取決太后帝有言或無對者惟蘇頌一人爲帝所重則司馬光呂公著諸臣皆有不得辭其咎者而異日親政大反所爲馴致于亂哲宗固失德然其所以致是者亦有由來矣

頌謂易在御史名敢言。不宜下遷。于簾前爭之。時殿中侍御史楊畏來之邵字祖德開封咸平人附呂大防蘇轍。即劾頌稽留詔命。頌遂上章辭位。乃罷爲觀文殿學士集禧觀使。百祿坐與頌同職事。畏等累章劾之。遂罷知河中府。頌器局閎遠。以禮法自持。爲相務在奉行故事。使百官守法遵職。量能授任。杜絶僥倖之原。深戒疆埸之臣。邀功生事。論議有未安者。毅然力爭之。見帝年幼。諸臣太紛紜。常曰。君長。誰任其咎。每大臣奏事。但取決于太后。帝有言。或無對者。惟頌奏后已。必再稟帝。帝或有所宣諭。必告諸臣以聽聖語。帝深重之。

夏。六月。梁燾罷。

夏人自得四砦。累遣使以地界爲言。詔二府議。燾與同列語不合。遂乞去。帝不許。至是以疾罷。燾自立朝。一以引拔人物爲意。嘗作薦士錄。具載姓名。或曰。公所植桃李。乘時而發。但不向人開耳。燾笑曰。燾出入侍從。致位執政。八年之間。

所薦用之不盡。負愧多矣。帝以燾求去。遣近臣密訪人林。燾具奏。訪人才可大任者。陛下當自知之。但要識別邪正。公天下之善惡。圖任舊人中堅正純厚。有人望者。不牽左右好惡之言以移聖意天下幸甚帝然之。

秋七月。以范純仁爲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

純仁入謝。太后謂曰。或謂卿必先引用王覿彭汝礪。卿宜與呂大防一心。對曰。此二人實有士望臣終不敢保位蔽賢。望陛下加察。純仁之將召也。殿中侍御史楊畏附蘇轍欲相之。因與來之邵上疏。論純仁不可復相。乞進用章惇安燾。呂惠卿不報。及純仁視事呂大防欲引畏爲諫議大夫以自助。純仁以畏不端。不可用。大防曰。豈以畏嘗言相公邪。蘇轍卽從旁誦其彈文純仁初不知也。已而竟遷畏禮部侍郎。

以宣仁之賢意其彌留之際必深囑大臣公忠體國以輔少主即慮哲宗他日之蔑棄老成更張新政則當幷召哲宗面諭之以防微杜漸之道克全令名斯爲合理乃對諸臣丁寧嗚咽勸以宜早引退冀全爲私絕不類其平日之所行矣諸臣非不明大義者尙何忍洩之于人傳之于後世隱然啓人以阿附之嫌哉是蓋出于史家附會之說不可信也

八月。京東西。河南北。淮南水。

九月。太皇太后高氏崩。

太皇太后不豫。呂大防。范純仁等問疾。太皇太后曰。試言九年間。曾施恩高氏否。只爲至公。一男一女。病且死。皆不得見。言訖泣下。又曰。老身沒後。必多有調戲官家者。宜勿聽。公等亦宜早退。令官家別用一番人。乃呼左右賜社飯曰。明年社飯時。思量老身也。尋崩。太后聽政。召用故老名臣。罷廢新法苛政。舉邊砦之地以賜西夏。于是宇內復安。遼主以戒臣下。令勿生事于疆埸曰。南朝盡行仁宗之政矣。有司請循天聖故事。帝后皆御殿。又請受冊寶于文德殿。太后曰。母后當陽。非國家美事。

況天子正衙豈所當御。就崇政足矣。臨朝九年。朝廷清明。華夏綏定。力行故事。抑絕外家私恩。人以爲女中堯舜。

冬十月。帝始親政。詔內侍劉瑗等復入內給事。

太后旣崩。中外洶洶。人懷顧望。在位者畏懼莫敢發言。翰林學士范祖禹。慮小人乘間害政。上疏曰。陛下方攬庶政。延見羣臣。此國家隆替之本。社稷安危之機。生民休戚之端。君子小人進退消長之際。天命人心去就離合之時也。可不畏哉。先后有大功于宗社。有大德于生靈。九年之間。始終如一。然羣小怨恨。亦不爲少。必將以改先帝之政。逐先帝之臣爲言。以事離間。不可不察也。

惟剖析是非。深拒邪說。有以奸言惑聽者。付之典刑。痛懲一人。以警羣慝。則恬然無事。此等旣誣先帝。又欲誣陛下。天下之事豈堪小人再破壞邪。時蘇軾方具疏將諫。及見祖禹奏曰。經世之文也。遂附名同進。而毀巳草。疏入不報。會有旨詔內侍劉瑗等十人復職。祖禹又諫曰。陛下親政以來。未聞訪一賢臣。而所召乃先內侍。四海必謂陛下私于近習。不可弗聽。已而祖禹復請對曰。熈寧之初。王安石呂惠卿造立新法。悉變祖宗之政。多引小人以誤國。勳舊之臣。屏棄不用。忠正之士。相繼遠引。又用兵開邊。結怨外夷。天下愁苦。百姓流徙。賴先帝覺悟。罷逐兩人。而所引羣小。已布滿天下。不可復去。蔡確連起大獄。王韶創取熈河。章惇開五溪。沈起擾交管。沈括。徐禧。俞充。种諤。興造西事。兵民死傷者不下二十萬。先帝臨朝悼悔。謂朝廷不得不任其咎。以至吳居厚行鐵冶之法于京東。王子京行茶法于福建。蹇周輔行鹽法于江西。李稷陸

師閔行茶法市易于西川劉定教保甲于河北民皆愁痛嗟怨比屋思亂賴陛下與先后起而救之天下之民如解倒懸惟是向來所斥逐之人窺伺事變妄意陛下不以修改法度爲是如得至左右必進姦言萬一過聽而復用之臣恐國家自此陵遲不復振矣。蹇周輔字晞翁成都雙流人

十二月范純仁乞罷政不許

初太皇太后寢疾召純仁曰卿父仲淹可謂忠臣在明肅垂簾時唯勸明肅盡母道明肅上賓唯勸仁宗盡子道卿當似之純仁泣曰敢不盡忠及帝親政純仁乞避位帝語呂大防曰純仁有時望不宜去可爲朕留之且趣入覲帝問先朝行青苗法如何純仁對曰先帝愛民之意本深但王安石立法過甚激以賞罰故官吏急切以致民害退而上疏其要以爲青苗非所當行行之終

不免擾民也、時羣小力排宣仁后時事。純仁奏曰、太皇太后保祐聖躬、功烈誠心、幽明共鑒。議者不恤國是、一何薄哉。因以仁宗禁言明肅垂簾時事詔書上之。曰。望陛下稽倣而行。以戒薄俗。韓忠彥亦言于帝曰。昔仁宗始政。羣臣亦多言章獻之非、仁宗惡其持情近薄、下詔戒飭。陛下能法仁祖則善矣。帝不納。

復章惇。呂惠卿官。貶樞密都承旨劉安世知成德軍。

呂大防為山陵使。甫出國門。楊畏首叛大防。上疏言神宗更立法制。以垂萬世。乞賜講求。以成繼述之道。帝即召對。詢以先朝故臣孰可召用者。畏遂列上章惇。安燾。呂惠卿。鄧潤甫。李清臣等行義。各加品題。且言神宗所

以建立法度之意。與王安石學術之美。乞召章惇爲相。
帝深納之。遂復惇惠卿官。安世諫以爲不可出知成德
軍。

甲戌紹聖元年。是年四月。始改元紹聖。宋史哲宗紀。仍唐書例。于正月即書紹聖元年。今依之。春二
月以李清臣爲中書侍郎。鄧潤甫爲尚書左丞。
潤甫首陳武王能廣文王之聲。成王能嗣武王之道。以
開紹述。故有是命。范純仁以時用大臣皆從中出。言于
帝曰。陛下親政之初。四方拭目以觀天下治亂。實本于
此。舜舉皋陶。湯舉伊尹。不仁者遠。縱未能如古人。亦須
極天下之選。帝不納。
葬宣仁聖烈皇后。

三月壬申朔日食。

不盡如鉤。

呂大防罷。

初宣仁后時大防懇乞避位后曰上富于春秋公未可郎去少須歲月吾亦就東朝矣及后崩殿中侍御史來之邵逆探時旨首劾大防而大防亦自求去帝亟從之

大防立朝挺挺進退百官不可干以私不市恩嫁怨以要譽執政八年始終如一

策進士罷門下侍郎蘇轍。

廷試進士李清臣發策意絀元祐之政略曰今復詞賦勸罷常平之官而農不加富可差可募之說雜而役法病或東或北之論異而河患滋賜土以柔遠也而羌夷之患未弭弛利以便民也而商賈之路不通夫

可則因否則革惟當之為貴聖人亦何有必焉蘇轍諫

臣伏見策題歷詆近歲行事有紹復熙寧元豐之意臣謂先帝設施蓋有百世不可改者元祐以來上下奉行未嘗失墜至于事或失當何世無之父作于前子救于後前後相濟此則聖人之孝也漢武帝外事四夷內興宮室財用匱竭于是修鹽鐵榷酤均輸之政民不堪命幾至大亂昭帝委任霍光罷去煩苛漢室乃定光武顯宗以察爲明以讖決事上下恐懼人懷不安章帝深鑒其失代之寬厚愷悌之政後世稱焉本朝眞宗天書章獻臨御攬大臣之議藏之梓宮以泯其迹仁宗聽政絕口不言英宗濮議朝廷洶洶者數年先帝寢之遂以安靜夫以漢昭章之賢與吾仁宗神宗之聖豈其薄于孝

鄧潤甫首倡紹述之說章惇蔡京接踵復進專務攻訐司馬光諸人為事甚至鍛鍊以此相誣其試士以

敬。而輕事變易也哉。陛下若輕變九年已行之事。擢任累歲不用之人。懷私忿而以先帝為辭。大事去矣。帝覽奏大怒曰。安得以漢武比先帝。轍下殿待罪。衆莫敢救范純仁從容言曰。武帝雄才大畧。史無貶辭。轍以比先帝。非謗也。陛下親事之始。進退大臣。不當如訶斥奴僕鄧潤甫越次進曰。先帝法度。為司馬光蘇轍壞盡。純仁曰。不然。法本無弊。弊則當改。帝曰。人謂秦皇漢武。按蘇轍以漢武為言。帝以漢武從古與秦皇並譏。故疑轍為非謗耳。純仁曰。轍所論。事與時也非人也。帝為少霽。轍平日與純仁多異。至是謝曰。公佛地位中人也。竟落轍職。出知汝州。○及進士對策。考官第主元祐者居上。禮部侍郎楊畏覆考。乃悉下之。而以主

此衡甲乙左袒右袒門戶判然欲望綱紀肅清何可得哉

改法速而當光意者蔡京也辭改法而甘出外者曾布也一則委曲將順一則執拗不回小人之情態百變不可以一端盡若見理不明雖有意防檢卑墮其術中矣

熙豐者置前列遂拔畢漸爲第一自是紹述之論大興。國是遂變矣。河南尹焞應舉見發策有詆元祐諸臣之議乃嘆曰尚可以干祿乎哉。不對而出。焞少師事程頤。謂頤曰焞不復應進士舉矣。頤曰子有母在。歸告其母陳。陳曰吾知汝以善養。不知汝以祿養。頤聞之曰賢哉母也。于是終身不就舉。尹焞字彥明。一字德充。洛人。源之子。

以曾布爲翰林學士承旨。

初司馬光論布增損役法。布辭曰免役一事。法令纖悉皆出己手。遽自改易。義不可爲。遂以戶部尚書出知太原府。至是徙江寧。過京。留拜承旨。

夏。四月。以張商英爲右正言。

帝初即位。稍更新法之不便于民者。商英時爲開封推官。上書言。三年無改于父之道。可謂孝矣。今先帝陵土

未乾。即議變更。得為孝乎。復屢請執政求進。且為謗詞貽蘇軾。求入臺。呂公著聞之不悅。出為河東提刑。至是。召為右正言。商英在外十年。憾元祐諸臣。因極力攻之。上疏言。神宗盛德大業。跨絕古今。而司馬光呂公著劉摯呂大防援引朋儔。敢行譏議。凡詳定局之建明。中書之勘會。戶部之行遣。言官之論列。詞臣之誥命。無非指擿嗤笑。翦除陛下羽翼于內。擊逐股肱于外。天下之勢。岌岌殆矣。今天日清明。誅賞未正。乞下禁省檢索前後章牘。付臣等看詳簽揭。以上。望陛下與大臣斟酌可否焉。

貶蘇軾知英州。

御史趙挺之等。會劾蘇軾。撰呂惠卿誥詞。訕謗先帝。黜知英州。范純仁諫曰。熙寧法度。皆惠卿附會王安石建議。不副先帝愛民求治之意。至垂簾之際。始用言者。特行貶竄。已八年矣。言者多當時御史。何故畏避不即納忠。今乃有是奏。豈非觀望邪。帝不納。未幾。侍御史虞策言軾罪罰未當。又追一官。惠州安置。

詔改元。

曾布上疏。請復先帝政事。且乞改元以順天意。帝從之。改元祐九年爲紹聖元年。于是天下曉然知帝意所向矣。

罷翰林學士范祖禹。

時帝欲相章惇祖禹言惇不可用帝不悅祖禹乞郡乃
出知陝州祖禹在邇英守經據正獻納尤多每當講前夕必正衣冠如在上側命子弟侍先按講其說開列古義參之時事言簡而當義理明白蘇軾稱為講官第一
以章惇為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范純仁罷
帝既相惇純仁請去益力乃以觀文殿大學士出知潁昌府自帝親政純仁扶佑之力居多然羣邪間之不能盡行其言凡薦引人才必以天下公議其人不知自純仁所舉或曰為宰相豈可不牢籠天下士使知出于門下純仁曰但朝廷進用不失正人何必其知出于我邪
惇之被召也通判陳瓘從衆道謁之惇聞瓘名邀與同載詢當世之務瓘因問惇曰天子待公為政敢問何先惇曰司馬光姦邪所當先辨勢無急于此瓘曰公誤矣果爾將失天下之望惇厲聲曰光不務纘述先烈而大

黜陟褒貶權出自上宣達意旨本不煩緣飾多詞唐宋儒臣草制或溢美以市諛或醜詆以洩忿或且公受餽遺謂之潤筆要言而辱國體莫此爲甚相習成風恬不爲怪如林希之肆行誣詆敢于陰斥宣仁則又小人無忌憚之尤要之所以致此則當時爲人君者豈能辭其責哉

改成緒誤國如此。非姦邪而何。瓘曰。不察其心而疑其迹則不爲無罪。若指爲姦邪又復改作。則誤國益甚矣爲今之計惟消朋黨。持中道。庶可以救弊。惇不悅。惇既相。專以紹述爲事。引其黨蔡卞張商英等。居要地。任言責。協謀報復。陳瓘字瑩中。南劍州沙縣人。

以林希字子中。福州人。爲中書舍人。

章惇嘗言元祐初司馬光作相。用蘇軾掌制。所以能鼓動四方。安得斯人而用之。或曰林希可。會希赴成都過闕。惇欲使典書誥。逞毒于元祐諸臣。且許以爲執政。希久不得志。請甘心焉。凡元祐名臣貶黜之制。皆希爲之。極其醜詆。至以老姦擅國之語。陰斥宣仁。讀者無不憤嘆。一日草制罷。擲筆于地曰。壞名節矣。

復免役法。

章惇請復行免役法。置司講議。久而不決。時蔡京方召為戶部尚書。謂惇曰。取熙寧成法施行之爾。何以講為。惇然之。雇役遂定。差雇兩法。司馬光章惇所見不同。京再涖其事。成于反掌。兩人相倚以濟。識者有以見其姦。

以蔡卞為國史修撰。

元祐中。史官范祖禹等修神宗實錄。盡書王安石之過。蔡卞。安石壻也。至是上疏言實錄所紀。類多疑似不根。乞重行刊定。詔從之。以卞兼同修國史。卞遂從安石從子防所。求安石舊作日錄。文飾姦偽。芟落事實。盡改正史。

閏月。復以陸師閔等為諸路提舉常平官。

罷十科舉士法。

貶吏部尚書彭汝礪知江州。

言者謂其附會劉摯也。汝礪將行。帝問所欲言。對曰。陛下今所復者。其政不能無是非。其人不能無賢不肖。政惟其是則無不善。人惟其賢則無不得矣。至郡數月而卒。

五月。詔進士專習經義。

罷制舉。置宏詞科。

三省上言。今進士純用經義。如詔誥章表等文。皆朝廷官守。日用不可闕者。若悉不爲試之。何以兼收文學博異之士。于是改置宏詞科。歲詔進士登科者請試。試者

雖多取無過五人詞格超異者特奏命官

劉奉世罷

奉世爲人簡厚有法度常云家世唯知事君內省不愧恃士大夫公論而已得喪常理也譬如寒暑加人雖善攝生者不能無病正須安以處之以章惇用事力乞外乃出知成德軍

以黃履字安中邵武人爲御史中丞

元豐末履爲中丞與蔡確章惇邢恕相交結每確惇有所嫌惡則使恕道風旨于履履即排擊之時謂之四凶爲劉安世所論而出至是惇復引用俾報復仇怨元祐正人無一得免者矣

六月。除字說之禁。

秋七月。奪司馬光呂公著等贈謚。貶呂大防劉摯蘇轍梁燾等官。詔諭天下。

黃履張商英上官均來之邵等。交章論司馬光等變更先朝之法。畔道逆理。章惇。蔡卞請發光。公著冢。斲棺暴尸。帝問許將將對曰。此非盛德事也。帝乃止。于是追奪光。公著贈謚。仆所立碑。奪王巖叟贈官。貶呂大防爲秘書監。摯爲光祿卿。轍爲少府監。並分司南京。初。李清臣冀爲相。首創紹述之說。以計去蘇轍范純仁。亟復青苗免役法。及章惇至。心甚不悅。復與爲異。惇旣貶司馬光等。又籍文彥博以下三十人。將悉竄嶺表。清臣進曰。更

先帝法度。不能無過。然皆累朝元老。若從悖言。必大駭物聽。帝乃下詔曰。大臣朋黨。司馬光以下。各以輕重議罰。其布告天下。餘悉不問。議者亦勿復言。初。朋黨論起。帝曰。梁燾每起中正之論。其開誠排擊。盡出公議。朕皆記之。又曰。蘇頌知君臣之義。無輕議也。由是頌獲免。而燾止謫提舉舒州靈仙觀。

八月。罷廣惠倉。復免行錢。

冬十月。以呂惠卿知大名府。監察御史常安民言。北都重鎮。而除惠卿。惠卿賦性深險。背王安石者。其事君可知。今將過闕。必言先帝而泣。以感動陛下。希望留京矣。帝納之。及惠卿至京請對。見

實錄紀一朝政治自應據事直書以昭傳信即片辭隻字不容任意增省重修亦不可爲典要況朝臣各持私見謗書佞史爭辨紛紛何復成何體制乎

帝。兼言先朝事而泣。帝正色不答。計卒不施而去。時論快之。

十二月。重修神宗實錄成。安置范祖禹等于遠州。

蔡卞進神宗實錄。于是祖禹。及趙彥若。字師民黃庭堅字魯直。洪州分寧人。等。並坐誣詆降官。安置永。澧。黔州。遷卞爲翰林學士。初。禮部侍郎陸佃。預修實錄。數與祖禹等爭辨。大要是安石。爲之晦隱。庭堅曰。如公言。蓋佞史也。佃曰。盡用君意。豈非謗書乎。至是佃亦落職。言者又以呂大防監修神宗實錄。徙安州居住。

乙亥二年。春二月。復保甲法。

夏四月。置律學博士。

冬十月。贈蔡確太師。謚忠懷。

時確黨屢言確有定策功。會馮京卒。帝臨奠。確子渭。京

壻也。于奭先闕訴。遂有是命。

貶監察御史常安民監滁州酒稅。

時蔡京深結中官裴彥臣。安民因論之。謂京姦足以惑衆。辨足以飾非。巧足以移奪人主之視聽。力足以顛倒天下之是否。内結中官。外連朝士。一不附己。則誣以黨于元祐。非先帝法。必擠之而後已。今在朝之臣。京黨過半。陛下不可不早覺悟而逐之。他日羽翼成就。悔無及矣。是時京之姦始萌芽。人多未測。獨安民首發之。又言今大臣爲紹述之說。皆借此名以報復私仇。朋附之流。遂從而和之。張商英在元祐時。上呂公著詩求進。諛佞無恥。近乃乞毀司馬光及呂公著神道碑。周秩爲博士。

防等所犯。亦因持心失、恕好惡任情。違老氏好還之戒。忽孟軻反爾之言。然牛李之禍數十年淪胥不解。豈可倘遵前軌。願斷自淵衷。原放大防等。疏奏。章惇大怒。遂落觀文殿大學士。從知隨州。

丙子三年。春正月。以楊畏知虢州。

右正言孫諤（字元忠。雎陽人。）言畏在元豐間爲御史。議論皆與朝廷合。元祐末呂大防蘇轍用事。則盡變而從之。紹聖初。陛下親政。則又偷合詭隨。締交執政。天下之人謂之楊三變。望顯黜之。故有是命。

二月。女眞攻赫舍哩（舊作紇石烈。今改。）部（遼史百官志。小部族有某錫哩。猶言縣也。赫舍哩。本女眞別部。後入金以爲氏。）阿蘇（人名。舊作阿疎。今改。後倣此。）阿蘇奔遼。

生女眞節度使蒲拉舒卒。（金追贈肅宗。）弟盈格嗣以兄和琢（烏古鼐長子。按和琢。舊作劾者今改。）子薩拉噶（舊作撒改。今改。）爲國相。（金史世紀和諾克薩克達父雅達納稱爲國相景祖以幣馬求得之。以命肅宗。雅達納舊作雅達。今改。）時赫舍哩部阿蘇與部人穆都哩（舊作毛睹祿今改。）阻兵爲難。盈格自往伐之。至阿蘇城。阿蘇往訴于遼。遼遣使止盈格勿攻。盈格留和琢。（按此又一和琢。據金史金初有兩和琢。其一薩拉噶父。後贈韓國公。其一守阿蘇城。後贈特進）守阿蘇城而還。久之阿蘇不敢歸。盈格遂取其城。

秋八月竄范祖禹于賀州。劉安世于英州。

時劉婕妤專寵。內庭章惇蔡京撫祖禹安世元祐中諫乳媼事。（事具前。）以爲斥婕妤也。于是坐二人搆造誣謗之罪。謫授祖禹昭州別駕賀州安置。安世新州別駕英州

安置。

九月。廢皇后孟氏。

劉婕妤恃寵。事后多不循禮。婕妤嘗同后朝景靈宮。訖事。就坐。嬪御皆立。惟婕妤獨背立簾下。后閤中陳迎兒呵之。不顧。閤中皆忿。會冬至。朝太后于隆祐宮。后座朱髹金飾。婕妤亦欲得之。從者知其意。易座與后等。衆弗能平。因傳唱曰。皇太后出。后起立。婕妤亦起。尋復坐。則或已撤婕妤坐。遂仆于地。懟不復朝。泣訴于帝。內侍郝隨謂婕妤曰。毋以此戚戚。願爲大家早生子。此座正當與婕妤也。會后女福慶公主疾。后有姊頗知醫。嘗已后危疾。以故出入宮掖。公主藥勿效。持道家治病符水入治。后驚曰。姊寧知宮中嚴禁。與外間異邪。令左右藏之。俟帝至。具言其故。帝曰。此人之常情耳。后即爇符于帝前。宮中相傳厭魅之端作矣。未幾。后養母聽宣夫人燕氏。尼法端。爲后禱

祠。事聞。詔入內押班梁從政（開封人。）等。即皇城司鞫之。捕建宮者宮妾三十人。搒掠備至。肢體毀折。至有斷舌者。獄成。命侍御史董敦逸覆錄。罪人過庭下。氣息僅屬。無一人能出聲者。敦逸秉筆疑未下。郝隨等以言脅之。敦逸畏禍。乃以奏牘上。詔廢后為華陽教主。玉清妙靜仙師。法名沖真。出居瑤華宮。時章惇欲誣宣仁后有廢立計。以后逮事宣仁。又陰附劉婕妤。欲請建為后。遂與郝隨搆成是獄。天下冤之。

冬。十月。雷。大雨雹。

夏人寇鄜延。陷金明砦。（注見前。）

夏人自得四砦。（事具前。）連歲以畫界未定。侵掠邊民。且遣

當疆埸有警之日運籌早定原無事張皇夏人大舉入寇素未聞備禦之謀則臨事豈宜漫無籌畫哲宗乃泰然談笑自如轉以覘敵退兵自伐幾先之哲而史家亦若有褒辭夫金明淪陷所失實多寇警幸平國威已損亦何足取乎

使欲以蘭州一境易塞門二砦。朝廷不許。夏主乾順乃奉其母率衆五十萬大入鄜延。是月。自長城（注見前）一日馳至金明。列營環城。縱騎四掠。邊將悉兵掩擊。不退。金明遂陷。初。帝聞有夏寇。泰然笑曰。五十萬衆深入吾境。不過十日。勝不過一二砦。須去。已而果破金明引退。

以龔原（字深之。處州遂昌人。）爲國子司業。

原少師王安石。安石之改學校法。嘗引原自助。原亦爲盡力。及爲司業。遂請以安石所撰字說。洪範傳。及王雱論語。孟子義。刊板傳學者。故學校舉子之文。靡然從之。其弊自原始。

丁丑 四年春正月。李清臣免。

帝幸楚王似神宗第十三子。帝同母弟。初封簡王。崇寧中改贈楚王。此云楚王。蓋史臣追敘之文第。有狂婦人遮道叫呼。告清臣謀反。乃清臣姑子田嗣宗外婦也。清臣不能引去。御史劾免之。

二月追貶司馬光呂公著等官。

三省言。司馬光等倡爲姦謀。詆毀先帝。變易法度。罪惡至深。當時凶黨雖已死及告老。亦宜薄示懲沮。遂追貶司馬光爲清遠軍節度副使。呂公著爲建武軍節度副使。王巖叟爲雷州別駕。奪趙瞻傅堯俞贈謚。追韓維到任及孫固范百祿胡宗愈等遺表恩。未幾復追貶光朱崖軍司戶。公著爲昌化軍司戶。

流呂大防劉摯蘇轍梁燾范純仁等于嶺南。貶韓維等三

哲宗稱大防樸直似爲知人何妨即行黜陟而必諳其所親知臣下委曲私致意焉然不大可笑乎

十人官大防黨卒。

大防之徙安州也。其兄大忠（字進伯）自涇原入朝。帝訪大防安否。且曰。執政欲遷諸嶺南。朕獨令處安陸。爲朕寄聲問之。大防朴直爲人所賣。二三年可復見也。大忠泄其語于章惇。惇繩之益力。會侍御史來之邵言司馬光叛道逆理。典刑未正。鬼得而誅。獨劉摯尚存。實天以遺陛下。于是三省言呂大防等爲臣不忠。罪與司馬光等不異。頃朝廷雖嘗懲責。而罰不稱愆。生死異罪。無以垂示後世。遂貶大防舒州。摯鼎州團練副使。轍化州（本唐辯州。宋改名。今州屬高州府。）燾雷州別駕。純仁武安軍節度副使。安置于循新雷化永五州。劉奉世光祿少卿。郴州居住。尋安

置郴州。韓維落職致仕。再貶均州安置。王覿。韓川。字元伯。陝人。孫升。字君孚。高郵人。呂陶。范純禮。字彝叟。仲淹中子。趙君錫。馬默。字處厚。單州城武人。顧臨。范純粹。字德孺。仲淹少子。孔武仲。字常父。文仲弟。王欽臣。呂希哲。字原明。公著長子。呂希純。字子進。公著季子。呂希績。字純常。公著次子。姚勔。胡安詩。秦觀。字少游。揚州高郵人。十七人。道。隨。峽。衡。蔡。亳。單。饒。均。池。信。和。金。光。衡。連。橫。諸州。五季周置。今隸江。州。後唐置。今為縣。屬曹州府。衡州。唐置。今為府。江。連州。隋置。今隸廣東。橫州。唐置。今隸廣西南寧府。餘並見前。居住。王汾落職致仕。孔平仲。字義甫。武仲弟。落職知衡州。張耒。字文潛。楚州淮陰人。晁補之。字无咎。濟州鉅野人。賈易。貶監當官。朱光庭。孫覺。趙卨。李之純。字端明。滄州無棣人。李周。字純之。馮翊人。並追奪官秩。復追貶孔文仲。李周。為別駕。中書舍人葉濤。字致遠。處州龍泉人。嘗制文

極醜詆。聞者切齒。先是左司諫張商英上言。願陛下無忘元祐時。章惇無忘汝州時。安燾無忘許昌時。李清臣曾布無忘河陽時。以激怒之。由此諸賢皆不免。時燾已卒。大防行至虔州信豐（唐縣。今屬江西贛州府。）而卒。天下惜之。而既梁燾卒于化州。劉摯卒于新州。蘇軾自惠州徙昌化軍。范祖禹自賀州徙賓州。劉安世自英州徙高州。純仁時因疾失明。聞命怡然就道。或謂近名。純仁曰。七十之年。兩目俱喪。萬里之行。豈其欲哉。但區區之愛君。有懷不盡。若避好名之嫌。則無為善之路矣。諸子欲以與司馬光議役法不同為請。冀得免行。純仁曰。吾用君實薦以致宰相。昔同朝論事不合則可。汝輩以為今日之言則不可也。有愧心而生。不若無愧心而死。其子乃止。每戒子弟不可小有不平。聞諸子怨章惇。必怒止之。及在道。舟覆于江。純仁衣盡溼。顧諸子曰。此豈章惇為之哉。

賓州（宋置。今屬廣西潯州府。）

降太師致仕文彥博為太子少保。

言者論其朋附司馬光詆毀先烈也

閏月以曾布知樞密院事林希同知院事許將爲中書侍郎蔡卞黃履爲尚書左右丞

布初附章惇覬惇引居同省故草惇制極其稱美復贊紹述甚力惇忌之處于樞府由是稍不相能時章惇蔡卞肆羅織貶謫元祐諸臣欲舉漢唐故事誅戮黨人帝以問將將對曰二代固有之但祖宗以來未之有本朝治道所以遠過漢唐者以未嘗輒戮大臣也帝深然之

三月詔中書舍人蹇序辰（字授之周輔子）等編類司馬光等章疏章惇議遣呂升卿（惠卿弟）董必（字子彊處州龍泉人）察訪嶺南將盡

殺流人帝曰。朕遵祖宗遺志未嘗殺戮大臣其釋不治

惇志不決。于是中書舍人蹇序辰上疏言。朝廷前日正司馬光等姦惡。明其罪罰。以告中外。唯變亂典刑改廢法度。訕讟宗廟。睥睨兩宮。觀事考言。實狀彰著。其章疏案牘。散在有司。若不彙輯而藏之。歲久必致淪棄。願選官編類。人爲一帙。置之二府。以示天下後世之大戒。章惇蔡卞請卽命序辰。及直學士院徐鐸。字振文。興化莆田人。編類。凡司馬光等一時施行文書。攟拾附著。纖悉不遺。由是搢紳之士。無得脫禍者矣。卞黨薛昂。林自。又乞毀司馬光資治通鑑板。太學博士陳瓘因策士。引神宗所製序文以問。昂自議沮。得免。

夏四月。知渭州章楶字質夫。建州浦城人。城平夏。此平夏故城。在今平涼府固原州北。

有日細腰葫蘆峽城前沈括欲盡城橫山以瞰平夏乃指夏州而言。注已見前。

衆以夏人猖獗上言城葫蘆河川注見前。據形勝以逼夏朝廷許之遂合熙河秦鳳環慶鄜延四路之師陽繕理他砦數十所以示怯而陰具版築守戰之備出葫蘆河川。築二砦于石門峽江口。在平涼府固原州西北。水經注石門水導源高平縣。左會三川。混濤歷峽。峽即隴山之北垂也。謂之石門口。好水河即好水川。注見前。之陰夏人聞之帥衆來襲衆迎擊敗之二旬又二日城成賜名曰平夏城靈平砦。在平夏城南。章惇因請絕夏人歲賜而命沿邊諸路相繼築城于要害以進拓境土凡五十餘所。

夏。五月潞公文彦博卒。後追謚忠烈。

彦博逮事四朝任將相五十年名聞四夷平居接物謙

下。尊德樂善。如恐不及。其在洛也。洛人邵雍程顥兄弟。
皆以道自重。賓接之如布衣交。卒年九十二。崇寧中。預黨籍。後特令出籍。追復太師。賜謚

六月。癸未朔。日食。
太白晝見。七月。又晝見。
秋。八月。彗星見西方。
鄜延經畧使呂惠卿復宥州。
惠卿乞諸路出兵乘便討擊。詔河東環慶並聽惠卿期約。惠卿遂遣將官王愍攻破宥州。尋又奏築威戎。本名昇平塔。是年賜名。威羌。本名白洛觜。元符元年賜名。二城。故城俱在今延安府安定縣。加惠卿銀青光祿大夫。時章惇肆開邊隙。故諸道興役進築。

屢被爵賞。

冬十月以邢恕爲御史中丞。追貶王珪爲萬安軍宋置。今瓊州府萬州是。司戶參軍。

初。恕久出外。心懷憤恨。自河陽間道謁蔡確于鄧州。將緒成太后王珪廢立事。以明確與已定策功。謀已定而無司馬光左驗。會光子康赴闕過河陽。恕乃紿康手書。稱確功。既而梁燾以諫議召。過河陽。恕復頌確功于燾。且出康書爲證。既而恕帥中山。置酒誘高遵裕之子士京曰。公知元祐間獨不與先公推恩否。士京曰。不知。又問有兄弟無。士京曰。有兄士充已死。恕曰。此乃傳王珪語言之人也。當時王珪爲相。欲立徐王。遣士充傳道言

語于禁中。公知否。士京曰。不知。恕因啗以官爵曰。不可言不知爲公作此事。第勿以語人。士京庸暗。從之。至是。章惇。蔡卞。將甘心元祐諸賢。引恕自助。遂召還。三遷爲中丞。恕遂以北齊婁太后宮名宣訓。嘗廢孫少帝。立子演。設爲司馬光語范祖禹曰。方今主少國疑。宣訓事猶可慮。又令王棫爲高士京作奏言。父遵裕臨死屏左右謂士京曰。神宗彌留之際。王珪遣士充來問曰。不知皇太后欲立誰。我叱士充去之。事遂已。會給事中葉祖洽亦以王珪于冊立時有異論。于是詔追貶王珪爲萬安軍司戶。贈遵裕奉國軍節度使。

十一月。編管程頤于涪州。

頤時放歸田里。帝一時與輔臣語及元祐政事曰。程頤妄自尊大。在經筵多不遜。于是言者論頤與司馬光同惡相濟。削籍竄涪州。河南尹李清臣即日廹遣。欲入內别叔母不許。明日贐以銀一百兩。頤亦不受。

復立市易務。

十二月。火入輿鬼。

太史奏主賊在君側。上召太史詰之。對曰。讒慝之臣皆賊也。惟親近正人。修德敬慎。可以備之。

戊寅 元符元年春正月。得秦璽于咸陽。

咸陽縣民段義于劉銀村修舍。得古玉印。其文曰受命于天。既壽永昌。上之。詔蔡京等驗。辨京以爲秦璽。遂命

秦璽之不足貴前已詳辨之至傳國之說尤爲荒唐無據何紹聖君臣侈陳符瑞因之朝會改元惑亦甚

矣

曰天授傳國受命寶帝御大慶殿受寶行朝會禮詔賜義絹二百疋授右班殿直

三月下文彥博子及甫于同文館獄遂錮劉摯梁燾子孫于嶺南以蔡京爲翰林學士承旨安惇（字處厚廣安軍人）爲御史中丞

彥博之子及甫居喪于洛服除恐不得京官抵書邢恕曰改月遂除入朝之計未可必當途猜忌于鷹揚者益深其徒實繁司馬昭之心路人所知也濟之以粉昆必欲以眇躬爲甘心快意之地可爲寒心其謂司馬昭者指呂大防獨當國久粉昆世謂駙馬都尉爲粉侯韓嘉彥尙主其兄忠彥則粉昆也恕以書示蔡確之弟碩至

是怨令確子渭上書訟摯等陷其父陰圖不軌謀危宗社引及甫書爲證章惇蔡卞因是欲殺摯及梁燾王巖叟等以爲摯有廢立意遂置獄于同文館令蔡京安惇雜治逮問及甫及甫因詭言其父彥博稱摯爲司馬昭粉則以王巖叟面白昆則以梁燾字況之況猶兄也京惇因組織萬端將陷諸人以族罪奏摯等大逆不道死有餘責不治無以示天下帝曰元祐人果如是乎京惇對曰誠有是心特反形未具爾會摯燾已卒于貶所京等奏上不及考驗乃下詔禁錮摯燾子孫于嶺南勒停巖叟諸子官職京覬求執政故治獄極意羅織元祐諸賢既成而曾布忌京密言于帝曰蔡卞備位丞轄京不

可以同升。遂止進承旨。京卞由是有隙。

章惇蔡卞。請追廢宣仁聖烈皇后。不果行。

惇卞恐元祐舊臣。一旦復起。日夜與邢恕等謀。且結內侍郝隨爲助。媒蘖宣仁常欲危帝之事。既貶王珪。又起同文館獄。又誣司馬光。劉摯。梁燾。呂大防等。結主宣仁閤內侍陳衍謀廢立。時衍已先得罪。配朱厓。又以內侍張士良嘗與衍同主后閤。自郴州召還。使蔡京安惇雜治之。以實其說。京等列鼎鑊刀鋸于前。謂之曰。言有即還舊職。無則就刑。士良仰天大哭曰。太皇太后不可誣。天地神祇不可欺。乞即戮。京等鍛鍊無所得。乃奏衍疏隔兩宮。斥隨龍內侍劉瑗等于外。以剪除人主腹心羽

翼為大逆不道處死帝頗惑之至是惇卞自作詔書請廢宣仁為庶人皇太后方寢聞之遽起語帝曰吾日侍崇慶天日在上此語曷從出且帝必如此亦何有于我帝感悟取惇卞奏就燭焚之郝隨覘知之密語惇卞明日惇卞再具狀堅請施行帝怒曰卿等不欲朕入英宗廟乎抵其奏于地事得寢

冬四月林希免

初章惇疑曾布在樞密將間己使希為貳以相伺察希日為布所誘且恨惇不引為執政漸有怨隙邢恕承惇意論免之

秋七月再竄范祖禹劉安世于化梅州祖禹尋卒

初。章惇怨范祖禹劉安世尤深。必欲置諸死地。至是。諷蔡京併陷二人以罪。詔徙祖禹于化州。安世于梅州。安世至貶所。章惇將必置之死。陰令殺陳衍使者過梅。脇安世使自裁。使者不忍而止。惇又擢土豪爲轉運判官使殺之。判官承意疾馳。未至梅三十里。嘔血而死。安世獲免。祖禹尋卒。祖禹平居恂恂。口不言人過。遇事則別白是非。不少借隱。長于勸講。論諫不啻數十萬言。開陳治道。辨釋事宜。平易明白。洞見底蘊。雖賈誼陸贄。不是過也。

京師地震。

冬。十月。夏人寇平夏城。章楶大敗之。獲其將威明阿密。舊作嵬名阿埋。今改。等。

夏人圍平夏。章楶禦之。獲其勇將威明阿密及西壽監軍穆爾圖卜。舊作妹勒都逋。今改。斬獲甚衆。捷至。帝御紫宸殿受

賀粲在涇原日久。嘗言夏嗜利畏威。不有懲艾。邊不得休息。宜稍取其土疆。如古削地之制。以固吾圉。然後諸路出兵。擇要害不一再舉。勢將自蹙矣。章惇與粲同宗。言多見采。由是創州一。（即西安州。以南牟會新城建。城故城在平涼府固原州西北。）城砦九。（宋史地理志。西安州有盪羌。天都。臨羌。橫嶺。諸砦。通會。甯葦。定戎。諸堡。皆元符中建。）屢敗夏人。而諸路多建城砦以逼夏。及平夏之捷。夏人不復振。

己卯　二年春三月。遼人為夏請和。

夏人求援于遼。遼主遣簽書樞密院事蕭德崇來為夏人議和。仍獻玉帶。詔郭知章報之。復書謂若果出至誠。深悔謝罪。當徐度所宜。開以自新之路。

夏六月。河決內黃。

黃河故道遷移。乃天地自然之勢。非可以人力爭者。即修築隄防。亦惟因勢利導。豈能挽趨下之形。強之使回。若盡障北流。欲遏全河東還。則是驅與水敵。不至蕩潰焉不止。吳安持輩未悉河防機要。妄議迴瀾。無怪其徒勞無益也

初。元祐中。議回河東流。自小吳埽之決。東流塡淤。范子奇始建議回河。王令圖。王孝先繼之。文彥博。呂大防。安燾等。謂河不東。則失中國之險。爲契丹之利。范純仁。王存。胡宗愈。則以虛費勞民爲憂。蘇轍復力言其不可。詔遣范百祿行視。役遂罷。已而吳安持。李偉等。復主其說。吳安持。充之子。久之不決。至紹聖初卒行之。先是。呂大防以吳安持爲都水使者。尋以王宗望代之。紹聖元年。宗望奏築金堤七十里。盡障北流。使全河東還故道。王宗望。字磻叟。光州固始人。然是時東流堤防未固。瀕河多被水患。至是。河決內黃口。東流斷絕。吳安持等三十人。以前主議回河。降責有差。考續綱目。是條敘回河事不詳核。今節採宋史河渠志改輯。

秋七月。洮西安撫使王贍秦州寧遠人。取吐蕃邈川。青唐降其酋轄戩。

初額爾古死。子轄戩嗣。轄戩性嗜殺。部曲睽貳。大酋星

摩沁占（舊作沁牟欽氊。今改。）之屬。有異志。忌轄戩季父蘇南党征雄勇多智。共誣其謀亂。轄戩不能察。殺之。盡誅其黨。獨沁魯克節（舊作籛羅結。今改。）逃奔希卜溫。（舊作溪巴溫。今改。）希卜溫者。藺戩疎族也。自額爾古之立。去依隴逋部。河南諸羌多歸之。沁魯克節奉希卜溫長子表怎（舊作杓拶。今改。）據溪哥城。（本唐積石軍。後陷吐蕃。改名。）轄戩攻殺表怎。沁魯克節奔河州。說知州王贍以取青唐之策。贍言于朝。章惇許之。至是贍引兵趨邈川。守者以城降。贍留屯之。轄戩自知其下多叛。乃脫身自青唐降于贍。詔胡宗回（字醇夫。宗愈弟。）帥熙河以節制之。于是遂城會州。（元豐中。雖加蘭會與熙河。爲一路。而會州實未復。至是始城之。以西安城北六砦隸焉。會州。西魏置。唐沒吐蕃。宋收復。今爲靖遠縣。）未幾。王贍與總管王

愍爭功交訟于朝于是星摩沁占迎希卜温入青唐立木征之子隆咱爾（舊作隴拶今改）爲主其勢復張轄戩大懼自髠爲僧以祈免宗回督贍進師贍急攻隆咱爾及星摩沁占等皆出降贍遂入據其城詔以青唐爲鄯州贍知州事邈川爲湟州王厚知州事（時二酋雖降然其種人本不樂內附議者謂不先修邈川以東城障而遽取青唐道險地遠聲援不相及皆咎王贍之失策已而星摩沁占等果叛）

九月立賢妃劉氏爲皇后竄右正言鄒浩（字志完常州晉陵人）于新州（注見前）

妃多材藝有盛寵既搆廢孟后章惇與內侍郝隨劉友端相結請妃正位中宮時帝未有儲嗣會妃生子茂帝大喜遂立焉茂亦尋卒浩以數論事帝親擢爲右正言

露章劾章惇不忠慢上之罪。未報而劉后立。浩上疏言賢妃與孟后爭寵。而孟后廢。今乃立之。殊累聖德。乞追停冊禮。帝曰。此祖宗故事。豈獨朕邪。蓋指眞宗立劉德妃也。浩對曰。祖宗大德可法者多矣。陛下不之取。而效其小疵邪。帝變色。持其章躊躇若有所思。因付于外。明日。章惇詆其狂妄。除名。勒停羈管新州。尚書右丞黃履乞與善地。不聽。尋出履知亳州。

御史中丞邢恕免。

恕內懷猜猾。而外持正論。帝多嘉納其言。章惇恐其大用。切忌之。恕亦揣帝稍厭惇。因屢白惇短。惇遂搆陷以罪。出知汝州。以安惇代之。

先祐初置訴理所凡神宗朝得罪者悉皆超雪未幾而置看詳局復翻舊案株連幾及千家倏忽之間波瀾反覆固羣小搆陷所致亦由諸正人迫不及待當宣仁聽政時急反熙豐之政使奸徒得以藉口若稍知審顧一切白之哲宗而後行或俟親政後次第申理則小人何所騰其簧鼓至崇寧卽位彼此效尤滋甚黨禍遂成一時清流幾盡小人固不足論而所謂君子者毋亦恩怨太分明其致禍不亦宜哉

置看詳訴理局。

安惇言。陛下未親政時。姦臣置訴理所。凡得罪熙豐之間者。咸爲除雪。歸怨先朝。收恩私室。乞取公案看詳。從初加罪之意。復依斷施行。蔡卞勸章惇置局。命中書舍人蹇序辰及安惇看詳。由是重得罪者八百三十家。士大夫或千里會逮。天下怨疾。有二蔡二惇之謠

冬。十一月。許夏人通好。

夏人屢敗。遣其臣凌囊。舊作令能。今改。威明節。舊作嵬名濟。今改。等來謝罪。且進誓表。詔歲賜如舊。自是西陲民少安。

詔諸州行三舍法

考選升補。悉如太學。州許補上舍一人。內舍二人。歲貢

之。其上舍附太學外舍。試中補內舍三試不升。遣還其州。其內舍免試。補太學外舍生。此後世歲貢之始。

庚辰 三年春正月。帝崩。端王佶神宗第十一子。即位。是爲徽宗。太后權同聽政。赦。

帝崩。無子。皇太后向氏哭謂宰臣曰。國家不幸。大行皇帝無嗣。事須早定。章惇抗聲曰。在禮律當立母弟簡王似。注見前。太后曰。老身無子。諸王皆神宗庶子。莫難如此分別。惇復曰。以長則申王佖神宗第九子當立。太后曰。申王有目疾。不可。于次則端王佶當立。惇曰。端王輕佻。不可以君天下。言未畢。曾布叱之曰。章惇未嘗與臣商議。如皇太后聖諭極當。蔡卞。許將相繼曰。合依聖旨。太后又

日先帝嘗言端王有福壽且仁孝于是惇默然乃召端王入即位于柩前羣臣請太后權同處分軍國事后以長君辭帝泣拜移時乃許之

尊皇后劉氏爲元符皇后

二月立皇后王氏開封人德州刺史璪之女

以韓忠彥爲門下侍郎黃履爲尚書右丞

忠彥入對陳四事曰廣仁恩開言路去疑似戒用兵太后納之自是忠直敢言知名之士稍見收用

三月吐蕃復叛詔棄鄯湟州畀之竄王贍等于嶺南贍未至自殺

初贍留鄯州縱所部剽掠羌衆攜貳星摩等結諸族帳

謀反。贍擊破之。悉捕斬城中羌。積級如山。贍又諷諸羌酋籍勝兵者。皆湟其臂。無應者。沁魯克節請歸帥本路爲倡。贍聽之去。遂嘯聚數千人。圍邈川。夏衆十萬助之。城中危甚。苗履潞州人。姚雄字毅夫五原人。帥所部兵來援。圍始解。贍因棄青唐而還。希卜溫與其子希卜薩羅桑溪除舊作羅撒今改。據之。羣羌復合兵攻邈川。王厚亦不能支。朝論請並棄邈川。且謂隆咱爾乃木征之子。遂命知鄯州。賜姓名曰趙懷德。其弟彭布鄂特丹幹舊作邦辟勿丁瓦今改。曰懷義同知湟州。加轄戩懷遠軍節度使。而貶贍于昌化軍。厚于賀州。胡宗回奪職知蘄州。贍至穰縣。注見前。自縊死

詔求直言。

以四月朔日當食詔求直言鈞州推官崔鶠字德符陽翟人上書略曰毀譽者朝廷之公議故責授朱崖軍司戶司馬光左右以爲姦而黜天下皆曰忠今宰相章惇左右以爲忠而天下皆曰姦此何理也夫乘時抵巇以盜富貴探微揣端以固權寵謂之姦可也苞苴滿門私謁踵路陰交不逞密結禁庭謂之姦可也以奇技淫巧蕩上心以倡優女色敗君德獨操刑賞自報恩怨謂之姦可也蔽遮主聽排斥正人微言者坐以刺譏直諫者陷以指斥以杜天下之言掩滔天之罪謂之姦可也凡此數者光有之乎惇有之乎賞繆罰濫佞人徜徉如此而國不亂未之有也小人譬之蝮蝎其克忍害人根乎天性隨遇必發天下無事不過賊陷忠良破碎善類至緩急危疑之際必有反覆賣國跋扈不臣之心比年以來諫官不論得失御史不劾姦邪門下不駁詔令共持喑默以爲得計夫以股肱耳目治亂安危所繫而一切如此陛下雖有堯舜之聰明將誰使言之誰使行之夫四月陽極盛陰極衰之時而陰干陽故其變爲大惟陛下畏天威聽明命大運乾綱大明邪正則天意解矣若夫伐鼓用幣素服撤樂而無修德善政之實非所以應天也

帝覽而善之以爲相州教授

召龔夬字彥和瀛州人為殿中侍御史陳瓘鄒浩為左右正言
韓忠彥等薦之也御史中丞安惇言鄒浩復用慮彰先
帝之失帝曰立后大事也中丞不言而浩獨敢言何為
不可復用惇懼而退陳瓘言陛下欲開正路取浩既往
之善惇乃誑惑主聽規騁其私若明示好惡當自惇始
遂出惇知潭州

詔許劉摯梁燾歸葬錄其子孫

夏四月丁酉朔日食

以韓忠彥為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李清臣為門下侍
郎蔣之奇同知樞密院事

復范純仁等官徙蘇軾等于內郡

純仁時在永州，遣中使賜以茶藥，諭之曰：皇帝在藩邸，太皇太后在宮中，知公先朝言事忠直，今虛相位以待，不知目疾如何？用何人醫之？純仁頓首謝。徙居鄧州，在道拜觀文殿大學士、中太乙宮使。制詞有曰：豈惟尊德尚齒，昭示寵優；庶幾鯁論嘉謀，日聞忠告。純仁聞制泣曰：上果用我矣，死有餘責。既又遣中使趣入覲，純仁乞歸養疾，帝不得已許之。每見輔臣，問安否，且曰：范純仁得一識面足矣。軾自昌化移廉，徙永，更三赦，復提舉玉局觀，未幾卒于常州。軾與弟轍師父洵為文，如行雲流水，初無定質，雖嬉笑怒罵之辭，皆可書而誦之。自為舉子至出入侍從，必以愛君為本，忠規讜論，挺挺大節，但為小人忌嫉，不得久居朝列。

五月，詔復哲宗廢后孟氏為元祐皇后。

初。哲宗嘗悔廢后事。嘆曰。章惇壞我名節。至是。太后將復后位。會布衣何文正上書言之。遂降是詔。自瑤華宮還居禁中。

蔡卞有罪免。

卞專托紹述之說。上欺天子。下脅同列。凡中傷善類。皆密疏建白。然後請帝親札付外行之。章惇雖巨姦。然猶在其術中。惇輕率不思。而卞深阻寡言。論議之際。惇毅然主持。卞或噤不啓齒。一時論者。以爲惇迹易明。卞心難見。至是。龔夬論惇卞之惡。大畧以爲昔日丁謂當國。號爲恣睢。然不過陷一寇準而已。及惇則故老元輔侍從臺省之臣。凡天下之所謂賢者。一日之間布滿嶺海。

自有宋以來未之聞也當是時惇之威勢震于海内此
陛下所親見蓋其立造不根之語文致悖逆之罪俾朽
骨銜冤于地下子孫禁錮于炎荒海内之人憤悶而不
敢言皆以歸怨先帝其罪如此尚何俟而不正典刑哉
卞事上不忠懷姦深阻凡惇所爲皆卞發之爲力居多
望采之至公昭示譴黜未報而臺諫陳師錫（字伯約建陽人）陳
次升（字當時興化仙遊人）陳瓘任伯雨（字德翁眉州眉山人）張庭堅（字才叔廣安軍
人）等極論卞罪浮于惇乞正典刑以謝天下乃出知江
寧臺諫論之不已遂以秘書少監分司池州
追復文彥博王珪司馬光呂公著呂大防劉摯等三十三
人官

從韓忠彥之言也。

六月。邢恕有罪。安置均州。

陳瓘論其矯誣定策之罪也。

秋。七月。太后罷聽政。

八月。葬永泰陵。在鞏縣西南昌陵西。

史臣曰。哲宗以幼沖踐阼。宣仁同政。召用諸賢。罷廢新法。故元祐之政。庶幾仁宗。奈何熙豐舊姦。拔去未盡。已而媒蘖復用。卒假紹述之言。務反前政。報復善良。馴致黨禍。君子盡斥。而國政益敝矣。

九月。章惇有罪免。

惇爲相。專圖復怨。屢興大獄。以陷忠良。天下嫉之。及兼山陵使。靈轝陷淖中。越宿而行。臺諫豐稷。字相之。明州鄞人。陳次升。龔夬。陳瓘等。劾其不恭。免知越州。

冬十月復以程頤判西京國子監。

頤先量移陝州。尋復宣德郎。還洛。及是受命。即謁告。欲遷延爲尋醫計。既而供職。門人尹焞深疑之。頤曰。上初即位。首被大恩。不如是。則何以仰承德意。然吾之不能仕。蓋已決矣。受一月之俸焉。然後惟吾所欲爾。未幾致仕。

安惇蹇序辰有罪除名。放章惇于潭州。

惇既罷知越州。陳瓘等以爲責輕。復論惇在紹聖中。置看詳元祐訴理局。凡于先朝言語不順者。加以釘足剝皮斬頸拔舌之刑。其慘刻如此。看詳之官。如安惇。蹇序辰等。受大臣諷諭。迎合紹述之意。傅致語言。指爲謗訕。

遂使朝廷紛紛不已。考之公論。宜正典刑。于是二人並除名。放歸田里。而貶惇武昌節度副使居潭州。

蔡京有罪免。削林希官。徙知揚州。

侍御史陳師錫上疏言。京下同惡。迷國誤朝。而京好大喜功。日夜結交內侍戚里。以覬大用。若果用之。天下治亂。自是而分。祖宗基業。自是而隳矣。龔夬亦言。京治文及甫獄。本以償報私仇。始則上誣宣仁。終則歸咎先帝。必將族滅無辜。以逞其欲。臣料當時必有案牘章疏。可以見其煅煉附會。願考證其實。以正姦臣之罪。皆未報。會中丞豐稷召自河南。初入對。與京遇。京謂之曰。天子自外服召公中執法。今日必有高論。稷正色曰。行自知

之。是日論京姦狀。帝猶未納。臺諫、陳瓘。江公望。字民表。睦州人。等。相繼言之。帝亦不聽。瓘曰京在朝吾屬何面目居此。復力論之。始出知永興軍。言者不已。乃奪職居杭州。右司諫陳祐。字純益。仙井人。復論林希紹聖初黨附權要。詞命醜詆之罪。乃削端明殿學士。徙知揚州。

以韓忠彥。曾布。爲尚書左右僕射。兼門下中書侍郎。

布初附章惇。凡惇所爲。多布所建白。及不得同省。始與乖異。元符中。惇以士心不附。欲薦引名士。且乞正所奪司馬光。呂公著等贈謚。布以爲無益。沮之。且奏人主操柄。不可倒持。今自丞弼以至言者。知畏宰相。不知畏陛下。其意蓋欲傾惇。會哲宗崩而止。及帝卽位。銳意圖治。

大公至正乃帝王圖治之本然惟存之于心施之于政豈在崇尚空言若徒寓意改元于實政毫無足述且至邪正雜進國事日非所謂公正者又安在乎

延進忠鯁。布因力排紹聖之人而去之。以此得相。既拜相。其弟翰林學士肇。引嫌出知陳州。言于布曰。兄方得君。當引用善人。翊正道。以杜惇卞。復起之萌。而數月以來。所謂端人吉士。繼迹去朝。所進以爲輔佐侍從臺諫。往往皆前日事惇卞者。一旦勢異今日。必首引之以爲固位計。思之可爲慟哭。比來主意已移。小人道長。進則必論元祐人于帝前。退則盡排元祐者于要路。異時惇卞縱未至。一蔡京足以兼二人。可不深慮乎。布不能從。　曾肇。字子開。

十一月。詔改元。

時議以元祐紹聖均有所失。欲以大公至正。消釋黨朋。遂詔改明年元爲建中靖國。由是邪正雜進矣。初。曾布密陳紹述之說。帝不能決。以問給事中徐勣。勣對曰。聖意得非欲兩存乎。天下之事。有是與非。朝廷之人。有忠與佞。若不考其實。姑務兩存。臣未見其可也。　徐勣。字元功。宣州南陵人。

徽宗皇帝

辛巳建中靖國元年。春。正月。壬戌朔有赤氣亘天。

是夕有赤氣起東北亘西南中函白氣將散復有黑祲在旁。右正言任伯雨言。正歲之始。而赤氣起于暮夜之幽。日爲陽。夜爲陰。東南爲陽。西北爲陰。朝廷爲陽。宫禁爲陰。中國爲陽。戎狄爲陰。君子爲陽。小人爲陰。此宫禁陰謀。下干上。夷狄竊發之證也。天心仁愛。以災異爲警戒。願陛下進忠良。絀邪佞。正名分。擊姦惡。使小人無得生犯上之心。則災異可變爲休祥矣。

觀文殿大學士高平公范純仁卒。諡忠宣。

純仁疾革。口占遺表。勸帝清心寡欲。約已便民。絕朋黨之論。察邪正之歸。毋輕議邊事。易逐言官。辨明宣仁誣

謗。且云。蓋嘗先天下而憂。期不負聖人之學。此先臣所以教子。而微臣資以事君者也。卒。贈開府儀同三司。純仁性夷易寬簡。不以聲色加人。誼之所在。則挺然不少屈。嘗曰。吾生平所學。得之忠恕二字。一生用不盡。以至立朝事君。接待僚友。親睦宗族。未嘗須臾離此也。每戒子弟曰。人雖至愚。責人則明。雖有聰明。恕己則昏。苟能以責人之心責己。恕己之心恕人。不患不至聖賢地位也。

皇太后向氏崩。諡曰欽聖憲肅。

追尊太妃陳氏帝生母。為欽慈皇后。陪葬永裕陵。注見前。

遼主洪基卒。孫延禧立。

遼主卒于混同江。即松花江。在今吉林烏喇城東南。發源長白山。北流會鄂諾河。又東合黑龍等江。入于海。按鄂諾河。舊作鄂嫩河。今改。後仿此。行宮。孫延禧即位。是為天祚帝。改元乾統。

詔為耶律伊遜所誣陷者。復其官爵。籍沒者。出之。流

放者還之。尋尊其考昭懷太子濬爲大孝順聖皇帝。廟號順宗。妣蕭氏爲貞順皇后。誅伊遜黨。徙其子孫于邊。發伊遜特爾特舊作得里特今改之墓。剖棺戮屍。以其家屬分賜被殺之家。

二月。貶章惇爲雷州司戶參軍。

任伯雨論惇久竊朝柄。迷國罔上。毒流搢紳。乘先帝變故倉猝。輒逞異志。向使其計得行。將置陛下與皇太后于何地。若貸而不誅。則天下大義不明。大法不立矣。臣聞北使言。去年遼主方食。聞中國黜惇。放箸而起。稱善者再。謂南朝錯用此人。北使又問何爲只若是行遣。以此觀之。不獨孟子所謂國人皆曰可殺。雖蠻貊之邦莫

EAST ASIAN LIBRARY

不以爲可殺也章入上未報會臺諫陳瓘陳次升等復極論之乃貶惇爲雷州司戸參軍初蘇轍謫雷州不許占官舍遂僦民屋惇又以爲强奪民居下州究治以僦券甚明乃止至是惇問舍于民民曰前蘇公來爲章丞相幾破我家今不可也後徙睦州死方惇之入相也妻張氏病且死囑之曰君作相幸勿報怨既祥惇與陳瓘曰悼亡不堪奈何瓘曰與其悲傷無益曷若念其臨絶之語耶惇無以對

三月罷權給事中任伯雨

伯雨初爲右正言半歲之間凡上百八疏大臣畏其多言俾權給事中密諭以少默即爲眞伯雨不聽抗論愈力時曾布欲和調元祐紹聖之人伯雨言人才固不當分黨與然自古未有君子小人雜然並進可以致治者

任伯雨半歲而上百八疏封事幾無虛日無論傷于躁妄即實有不能緘默之勢亦安得如許忠謀讜論而言之悉中時弊耶至于君子小人本由事後論定

當其時諸廿自居小人者乃不實指其行事若何而但以進賢退佞空言辨詰不已徒比于黨同伐異之習何足貴乎

蓋君子易退。小人難退。二者並用。終于君子盡去小人獨留。唐德宗坐此致播遷之禍。建中乃其紀號。不可以不戒。既而欲劾布。布覺之。徙爲度支員外郎。

夏四月辛卯朔日食。

葬欽聖憲肅皇后。

六月罷尚書右丞范純禮。

時韓忠彦雖首相。而曾布專政。漸進紹述之說。諷中丞趙挺之排擊元祐諸臣。純禮從容言于帝曰。適者朝廷命令。莫不是元豐而非元祐。以臣觀之。神宗立法之意固善。吏推行之。或有失當。以致病民。宣仁聽斷一時。小有潤色。蓋大臣識見異同。非必盡懷邪爲私也。今議論

EAST ASIAN LIBRARY
UNIVERSITY OF TORONTO LIBRARY

之臣有不得志故挾此以藉口以元豐爲是則欲賢元豐之人以元祐爲非則欲斥元祐之士其心豈恤國是直欲快私忿以售其姦不可不深察也純禮沉毅剛正曾布憚之謂駙馬都尉王詵曰上欲除君承旨范右丞不可詵怒會詵館遼使純禮主宴詵誣其輒斥御名遂罷知潁昌府

罷左司諫江公望

先是公望上疏言自先帝有紹述之意輔政非其人以媢于己爲同忠于君爲異借威柄以快私隙使天下釁然泰陵不得盡繼述之美元祐人才皆出于熙豐培養之餘遭紹聖竄逐之後存者無幾矣神考與元祐之臣

其先非有射鉤斬袪之隙也。先帝信仇人而黜之。陛下若立元祐爲名。必有元豐紹聖爲之對。有對則爭興。爭興則黨復立矣。陛下改元詔旨。亦稱思建皇極。端好惡以示人。本中和而立政。皇天后土。實聞斯言。今若渝之。奈皇天后土何。帝嘗以示范純禮。純禮贊之。乞褒遷公望以勸來者。會蔡王（即簡王似。帝即位初。徙封蔡。）府史以語言疑似成獄。王上表待罪。（續綱目作蔡王府相告有不遜語。及于王。文法不明。今依宋史楚王似、及公望傳改輯。）公望乞勿以無根之言。加諸至親。遂坐罪。

冬十月。李清臣免。

清臣與韓忠彥有姻好。忠彥惟其言是聽。范純禮之罷亦其謀也。至是。以忤曾布免。

EAST ASIAN LIBRARY UNIVERSITY OF TORONTO LIBRARY

徽宗之政壞于蔡京蔡京

罷權給事中陳瓘。

瓘議論持平。務存大體。不以細故藉口。未嘗及人曖昧之過。及權給事中。曾布使客告以將即眞。瓘語子正彙曰。吾與丞相議事。多不合。今若此。是以官爵相餌也。若受其薦進。復有異同。則公義私恩。兩有愧矣。吾有一書。論其過。將投之以決去就。汝其書之。旦持入省。布使數人邀相見。甫就席。遽出書。布大怒。爭辯移時。至箕踞詬語。瓘色不變。徐起言曰。適所論者國事。是非有公議。公未可遽失待士禮。布矍然改容。信宿出瓘知泰州。

十一月。復召蔡京爲翰林學士承旨。

供奉官童貫。史不詳何所人。性巧媚。善測人主微指。先事順承

之進由于童貫自古宦官
禍用未有不爲國害政者
至與嬖臣交結則爲患滋
大宋政日就陵夷至此而
危亡之機益著矣

以故得幸及詣三吳訪書畫奇巧留杭累月蔡京與之
游不舍晝夜凡所畫屏障扇帶之屬貫日達禁中且附
語言論奏于帝所由是帝屬意用京左階道錄徐知常
以符水出入元符皇后所太學博士范致虛字謙叔建州建陽人
與之厚因薦京才可相知常入宮言之由是宮妾宦官
衆口一詞譽京遂起京知定州改大名會韓忠彥與曾
布交惡布謀引京自助乃召爲翰林學士承旨

再詔改元

曾布主于紹述請改明年元爲崇寧帝從之

以鄧洵武字子常綰之子爲給事中兼侍講

洵武爲起居郎嘗因對言陛下乃神宗子今相忠彥乃

琦之子。神宗行新法以利民。琦嘗論其非。今忠彥更神宗之法。是忠彥爲能繼父志。陛下爲不能也。必欲繼志述事。非用蔡京不可。又曰。陛下方紹述先志。羣臣無助者。乃作愛莫助之圖以獻。其圖如史記年表例。旁行七重。別爲左右。左曰元豐。右曰元祐。自宰相執政侍從臺諫郎官館閣學校各爲一重。左序助紹述者。執政中惟溫益。字禹弼。泉州人。蔡京二人。餘不過三四。若趙挺之范致虛王能甫錢遹字德循。婺州浦江人。之屬而已。右序舉朝輔相公卿百執事咸在。以百數。帝出示曾布。而揜其左方一姓名。布請之。帝曰。蔡京也。布謂非相其人。不可以與卿不同。故去之。布曰。溫益既與臣異。臣安敢與議。明日改

付溫益。益欣然奉行。請相蔡京而籍異論者。於是善人皆不見容。而帝決意相京矣。乃進澥武中書舍人給事中兼侍講。

罷禮部尚書豐稷。復蔡卞。邢恕。呂嘉問。安惇。蹇序辰等官。

稷初自河南入對。論罷蔡京。又欲率臺屬論曾布。布覺之。遷稷尚書。稷數以論事忤權近。大抵以崇儉愛人爲言。至君子小人之際。必反覆切究。及是出知蘇州。

壬午 崇寧元年。春正月。河東地震。

太原等十一郡。地震彌旬。晝夜不止。壞城壁屋宇。人畜死者甚衆。

二月。太妃朱氏卒。哲宗生母。謚曰欽成皇后。祔葬永裕陵。

EAST ASIAN LIBRARY
UNIVERSITY OF TORONTO LIBRARY

三月。命宦者童貫製御器于蘇杭州。

童貫置局于蘇杭。造作器用。曲盡其巧。牙角犀玉金銀竹藤。裝畫糊抹。雕刻織繡諸色匠。日役數千。而材物所須。悉科于民。民力重困。

夏五月。罷韓忠彥知大名府。

忠彥爲相。召還流人。進用忠讜之士。張庭堅陳瓘鄒浩龔夬。江公望。常安民。任伯雨。陳次升。陳君錫。張舜民字芸叟邠州人等。皆居臺諫。翕然稱爲得人。然與曾布不協。至是左司諫吳材字聖取處州龍泉人。右正言王能甫。附布。論忠彥變神考之法度。逐神考之人才。遂罷知大名府。

復追貶司馬光等四十四人官。

吳材。王能甫等。復舉元祐黨籍。以排斥諸賢。諫議大夫彭汝霖字巖老汝礪弟言。諸人罪狀已經紹聖黜削案籍俱在。但可據以行。不必俟指名彈擊。于是司馬光。文彥博。等四十四人。復貶奪有差。

詔籍元祐元符黨人。陸佃罷。

詔元祐及元符末。今來責降人。除韓忠彥曾任宰相。安燾曾任執政。王覿。豐稷。見任侍從官外。餘並會三省籍記。蘇轍。范純禮。劉奉世。范純粹。劉安世。賈易。呂希純。張舜民。陳次升。韓川。呂仲甫。張耒。歐陽棐。呂希哲。劉唐老。吳安詩。黃庭堅。黃隱。畢仲游。常安民。劉當時。孔平仲徐常。王鞏。張保原。晁補之。商倚。張庭堅。謝良佐。韓跋。馬琮。陳彥默。李祉。陳祐。任伯雨。陳郛。朱光裔。蘇嘉。鄭俠。劉昱。魯君貺。陳瓘。龔夬。江衍。余爽。湯馘。揚頤。朱光庭。張巽張士良。曾燾。趙約。談扆。楊偁。陳佝。張琳。裴彥臣。凡五十餘人。不得與在京差遣。又詔

司馬光等二十一人子弟毋得官京師。佃與曾布比。而持論近恕。每欲參用元祐人材。尤惡奔競。嘗曰。人才無大相遠。當以資歷序進。少緩之。則士知自重矣。又曰。今天下之勢。如人大病向愈。當以藥餌輔養之。須其安平。苟爲輕自改作。是使之騎射也。會御史請更懲元祐餘黨。佃言于帝曰。不宜窮治。乃下詔云。元祐諸臣。各已削秩。自今無所復問。言者亦勿輙言。揭之朝堂。言者用是論佃名在黨籍。不欲窮治。正恐自及耳。遂罷知亳州。卒。

以許將溫益爲門下中書侍郎。蔡京趙挺之爲尚書左右丞。

京素與屯田員外郎孫鼛字叔詣錢塘人。善。鼛嘗曰。蔡子。貴人

也然才不勝德恐貽天下憂。及是京謂之曰。我若用子
天子頗助我。贄曰。公誠能謹守祖宗之法以正論輔人
主示節儉以先百吏而絕口不言兵。天下幸甚。京默然。
挺之初通判德州。布時有意行市易法。及召試館職學
士蘇軾言其聚歛小人學行無取。豈堪此選。挺之深銜
之。既拜中丞。遂與曾布比黨。建議紹述。排擊元祐諸賢。
由是進居政府。

閏六月。曾布免。

布與蔡京素有隙。議事多不合。曾布擬壻父陳佑甫為
戶部侍郎。京言布私其所親。布忿然爭辨久之。聲色俱
厲。溫益叱之曰。曾布上前安得失禮。帝不悅。殿中侍御

史錢遹言布援元祐之姦黨擠紹聖之忠賢于是布請罷出知潤州

秋七月以蔡京爲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

制下之日賜坐延和殿命之曰神宗創法立制先帝繼之兩遭更變國是未定朕欲上述父兄之志卿何以教之京頓首謝曰敢不盡死

禁元祐法置講議司于都省

蔡京起于逐臣一旦得志天下拭目所爲而京陰托紹述之柄箝制天子用熙寧條例司故事即都省置講議司自爲提擧講議熙豐已行法度及神宗欲爲而未暇者以其黨吳居厚王漢之字彥昭衢州常山人等十餘人爲僚屬

取政事之大者。如宗室。冗官。國用。商旅。鹽澤。賦調。尹牧。每一事。以三人主之。凡所設施。皆由是出。而法制屢變無常矣。

八月。詔天下興學貢士。作辟雍于都城南。

蔡京請興學貢士。縣學生選考。升諸州學。州學生每三年。貢太學。考分三等。入上等補上舍。入中等補上舍下等。入下等補內舍。餘居外舍。諸州軍解額。各以三分之一充貢士。京又請建外學。乃詔即京城南門外營建。賜名辟雍。外圓內方。為屋千八百七十二楹。太學專處上舍內外生。而外學則處外舍生。士初貢至。皆入外學。經試補入上舍內舍。始得進處太學。太學外舍。亦令出居

外學于是上舍至二百人。內舍六百人。外舍三千人。

以趙挺之張商英爲尚書左右丞。

商英爲中書舍人。謝表歷詆元祐諸賢。及任翰林學士。草蔡京拜相制極其褒美。故京引之。

復令進士兼試律。

復紹聖役法。

九月立黨人碑于端禮門。籍元符末上書人。分邪正等黜陟之。

時元祐元符末羣賢貶竄死徙者略盡。蔡京猶未愜意。乃與其客强浚明、浚明錢唐人。葉夢得。字少蘊蘇州吳縣人。籍宰執。司馬光。文彥博。呂公著。呂大防。劉摯。范純仁。韓忠彥。王珪。梁燾。王巖叟。王存。鄭雍。傅堯俞。趙瞻。韓維。孫固。范百祿。胡宗愈。

李清臣蘇轍劉奉世。范純禮安燾陸佃。曾任待制以上官蘇軾范祖禹孔文仲孔武仲朱光庭孫覺鮮于侁賈易鄒浩等。餘官程頤秦觀張耒晁補之黃庭堅孔平仲等。及內臣張士良等。武臣王獻可等。凡百二十八人。列其罪狀。謂之姦黨。請御書刻石于端禮門。京等復請下詔籍元符末日食求言章疏及論熙寧紹聖之政者。付中書定爲正上。正中。正下。三等。邪上。邪中。邪下。三等。于是鍾世美以下四十一人爲正等。悉加旌擢。鄧考甫以下五百餘人爲邪等。降責有差。又詔降責人。不得同州居住。

冬十月。復廢元祐皇后孟氏。貶韓忠彥等官。竄豐稷。陳瓘等于遠州。

時元符皇后閤宦者郝隨。諷蔡京再廢元祐皇后。京未

得間既而昌州判官馮澥上書論復后爲非于是御史中丞錢遹殿中侍御史石豫左膚連章論韓忠彥等乘一布衣誑言復瑤華之廢后掠流俗之虛美當時物議固已洶洶乃至疎遠小臣詣闕上書忠義激切則天下公議從可知矣望詢考大臣斷以大義無牽于流俗非正之論以累聖朝京與許將溫益趙挺之張商英皆主臺臣之說帝不得已從之詔罷元祐皇后之號復居瑤華宮且治元符末議復后號者降宰臣韓忠彥曾布官追貶李清臣雷州司戶參軍黃履祁州團練副使安置翰林學士曾肇御史中丞豐稷諫臣陳瓘龔夬等十七人于遠州擢馮澥鴻臚寺主簿

遼將蕭哈里（舊作海里。今改。）叛。女真部節度使盈格擊斬之。

蕭哈里叛遼。亡入女真阿克占（舊作阿典。今改。）部。遣其族人烏達喇（舊作斡達剌。今改。）至生女真約同舉兵。盈格執之。會遼王命盈格討哈里。盈格募兵得千餘人。兄子阿古達曰。有此甲兵。何事不可圖也。（先此女真甲兵未嘗滿千。故云。）遂次混同水。與哈里遇。時遼兵追哈里者數千。不能克。盈格謂遼將曰。退爾軍。我當獨取哈里。遼將許之。盈格使阿古達與哈里戰。哈里中流矢墜馬。阿古達執而殺之。大破其黨。函哈里首獻于遼。遼主大喜。賜予加等。盈格知遼兵易與。益自肆矣。未幾盈格卒。（金追贈穆宗。）兄子烏雅舒嗣。（女真自此漸强。）

十二月。追謚哲宗子茂爲獻愍太子。竄鄒浩于昭州。

當鄒浩進疏時史明言出付于外既非留中秘事則應存在有司況元符崇寧首尾不及四年浩即焚草私家豈敢膚遂無可考者奸人竊行毀棄益宜窮究根株乃僞草前顯不復檢稽原奏羣小之敢于欺蔽亦徽宗暗昧有以致之也

初。鄒浩召自新州。入對。帝首及諫立后事。奬歎再三。詢諫草安在。對曰。已焚之矣。退告陳瓘。瓘曰。禍其在此乎。異時姦人妄出一緘。則不可辨矣。蔡京用事。乃使其黨僞爲浩疏。有劉后殺卓氏而奪其子以爲已出欺人可也。詎可以欺天乎之語。帝詔暴其事。遂追冊茂爲太子。而竄浩于昭州。

癸未 二年。春正月。安置任伯雨等十二人于遠州。

蔡京蔡卞。怨元符末臺諫之論己。悉陷以黨事。同日貶竄。任伯雨昌化軍。陳瓘連州。龔夬化州。陳次升循州。陳師錫郴州。陳佑澧州。李深復州。江公望安南軍。常安民温州。張舜民商州。馬涓吉州。豐稷台州。初。蔡京帥蜀。張庭堅在其幕府。及入相。欲引以自助。庭堅不從。京恨之。至是。亦編管于象

州。

知荆南舒亶奏辰溪蠻納土。

元祐初傅堯俞等言沅誠州既建（事具前）布列砦縣設官募役調兵戍守所費鉅萬公私騷然願斟酌廢置乃罷誠州爲渠陽軍（尋復爲州）而沅州如故會諸蠻復叛朝廷方務休息因盡廢堡砦而其地復爲蠻酋所據及是蔡京當國開邊拓土之議復熾京以舒亶知荆南亶奏誠徽二州蠻酋楊晟臻等二千餘人並納土詔加亶待制羣臣表賀（尋改誠州爲靖州徽州爲蒔竹縣）

二月尊元符皇后劉氏爲皇太后（宮名崇恩）

三月詔黨人子弟毋得至闕下

其因緣趨附黨人罷任在外指射差遣及得罪停替臣僚亦如之。尋又詔元符末上書進士充三舍生者罷歸。以元祐學術聚徒傳授者。監司覺察。必罰無赦。元符上書邪等人。亦毋得至京師。時策進士于集英殿。李階爲禮部進士第一。階深之子。而陳瓘之甥也。特奏名安忱對策言。使黨人之子階魁南宮多士。無以示天下。遂奪階出身。而賜忱第。忱。惇兄也。又黃定等十八人。皆上書邪等。上臨軒召謂之曰。卿等攻朕短可也。神宗哲宗何負于卿等。亦並黜之。

夏四月。詔毁司馬光等景靈宮繪像。

司馬光及呂公著呂大防范純仁劉摯范百祿梁燾鄭雍趙瞻王巖叟凡十八人。時又詔毁范祖禹唐鑑及三蘇黃庭堅秦觀文集。

除故直秘閣程頤名。

言者希蔡京意論頤學術頗僻素行譎怪專以詭異聾瞽愚俗乃追毀頤出身文字其所著書令監司嚴加覺察范致虛又言頤以邪說詖行惑亂衆聽而尹焞張繹字思叔河南壽安人為之羽翼乞下河南盡逐學徒頤于是遷居龍門之南止四方學者曰尊所聞行所知可矣不必及吾門也

更鹽鈔法

蔡京欲囊括四方之錢實中都以誇富强而固恩寵俾商人先輸錢于榷貨務請鈔赴產鹽州郡受鹽而舊鈔悉不用商人凡三輸錢始獲一直之貨因無貲更鈔已輸錢悉乾沒于是有齎數十萬券一旦廢棄者朝為豪

商。夕。儕流丐。有赴水投繯而死者。商賈不通。邊儲失備。

提點淮東刑獄章縡見而哀之。奏改法誤民。京怒。奪縡

官。

詔童貫監洮西軍。六月。貫及安撫王厚復湟州。貶韓忠彥

等官有差。

蔡京議復湟鄯。還王厚前秩。會羌人都爾本舊作多羅巴。今改。

奉希卜薩羅桑謀復國。趙懷德畏逼。奔河南。種落更挾

之以令諸部。朝廷患衆羌扇結。命王厚安撫洮西。合兵

十萬討之。京又與內客省使童貫善。因言貫嘗使陝右。

悉五路事宜與諸將能否。請用李憲故事。監其軍。帝從

之。貫至湟州。適禁中火。帝下手札。驛止貫兵毋西。貫發

視。遽納韡中。厚問故。貫曰。上趣成功耳。遂行。都爾本部王師且至。集衆以拒。厚聲言駐兵。而陰戒行。羌備益弛。乃與偏將高永年異道而進。都爾本三子以數萬人分據險要。厚擊殺其二子。唯少子阿蒙中流矢去。道遇都爾本與俱遁。厚遂拔湟州。捷聞。進蔡京官三等。蔡卞以下二等。降德音于熙河蘭會路。論棄湟州罪。貶忠彥為磁州團練副使。安燾為祁州團練副使。曾布為賀州別駕。范純禮為靜江軍節度副使。奪蔣之奇三秩。凡預議者。貶黜有差。

秋。八月。張商英罷。

商英復與蔡京議政不合。數詆京身為輔相。志在逢君。

御史余深等希蔡京指。取商英所作元祐嘉禾頌及祭
司馬光文。斥其反覆。罷知亳州。詔入元祐黨籍。

九月。始定選人階官。

吏部侍郎鄧洵武言。神宗稽古建官。既正臺省寺監之
職。而以寄祿階易空名矣。今選人七階。自兩使判官至
主簿尉。有帶知安州雲夢縣。而爲河東幹當公事者。有
河中府司隸參軍。而監楚州鹽場者。有瀛州軍事推官。
充濮州教授者。殽亂紛錯。莫甚于此。宜造爲新名。因而
制祿。詔悉更之。乃改留守節察判官爲承直郎。書記支
使防團判官爲儒林郎。留守節察推官軍監判官爲文
林郎。防團推官爲從事郎。令錄爲通仕郎。知令錄爲登

仕郎。判司簿尉爲將仕郎。後改通仕爲從政。登仕爲修職。將仕爲廸功。

令州縣立黨人碑。

蔡京又自書姦黨爲大碑。頒于郡縣。令監司長吏廳皆刻石。有長安石工安民當鐫字。辭曰。民愚人。固不知立碑之意。但如司馬相公者。海內稱其正直。今謂之姦邪。民不忍刻也。府官怒。欲加之罪。民泣曰。被役不敢辭。乞免鐫安民二字于石末。恐得罪後世。聞者愧之。

高麗與女眞通好。

女眞雖舊屬高麗。不相通者久矣。會高麗醫者至女眞還。言于高麗王曰。女眞居黑水即今黑龍江。上源曰鄂諾河。流六千餘里。與混同江合。者。部族日彊。兵益精悍。其王乃通使于女眞。自是

來往不阻。既而女真徇地別部。高麗恐不利于己。因侵之。爲女真所敗。高麗懼。還所俘。復請和。

冬十月。置都大軍器所。

初。知渭州邢恕。建兵車之議。下諸路創造。凡數千乘。及是蔡碩又請製河北五十萬兵器。及兵車萬乘于京師。置官以領之。

十一月。遼封耶律淳爲越王。

淳篤好文章。昭懷太子之得罪也。道宗嘗欲立淳爲太子。羣臣不可而止。遼主即位。寵待加厚。號其父和囉噶爲太叔。封淳越王。留守東京。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之八十

宋

徽宗皇帝

甲申崇寧三年。春正月。鑄當十大錢。

蔡京當政。將以利惑人主。乃用其黨陝西轉運副使許天啓言。請鑄當十錢。募私鑄人為官匠。并其家設營以居之。謂得昔人招納天下亡命即山鑄錢之意。其錢惟令陝西鐵錢地分鑄造。郤于銅錢地分行使。議者多言非便。帝亦知其不可而卒從之。時京又以河東運判洪中孚言。遼夏以中國錢鐵為兵器。若雜以鉛錫。則脆不可用。乃改鑄夾錫錢。即令許天啓推行其法。每夾錫錢一。折銅錢二。至大觀元年。乃降錢式及錫母于鑄錢諸路。先是錢制有銅有鐵。折二。折三。當五。隨時立制。慶歷中。范雍知永興軍。始請鑄折十錢。盜鑄者衆。公私病之。後改折二。盜鑄乃息。至是復行當十錢。又兼行夾錫。錢法由是益壞。

EAST ASIAN LIBRARY
UNIVERSITY OF TORONTO LIBRARY

吹竹絫黍自伶倫置律以來未之有改漢津屬妄誤解夏禹以身爲度之文輒用帝指寸節短長裁爲律管夫人之身體短長不齊

命方士魏漢津（本蜀黥卒。）定樂。鑄九鼎。

帝銳意制作以文太平。蔡京復每爲帝言。方今泉幣所積贏五千萬。和足以廣樂。富足以備禮。帝惑其說。制作營造之事漸興。至是京客劉昺（字子蒙。開封人。）爲大司樂。引蜀方士魏漢津見帝。獻樂議。破先儒累黍之非。用夏禹以身爲度之文。（漢津謂禹用左手中指三節三寸。謂之君指。裁爲宮聲之管。又用第四指三節三寸。謂之臣指。裁爲商聲之管。又用第五指三節三寸。謂之物指。裁爲羽聲之管。第二指爲民爲角。大指爲事爲徵。民與事。君臣治之。以物養之。故不用爲裁管之法。得三指。合之爲九寸。即黃鍾之律定矣。黃鍾定。餘律從而生焉。）乃取帝指三節三寸爲度。定黃鍾之律。請先鑄九鼎。以備百物之象。然後均弦裁管。爲一代之樂制。帝從之。

（漢津本剩員兵士。自云居蜀師事唐仙人李良。授鼎樂之法。皇祐中與房庶俱被召至京。而黍律已成。不得伸

將易一帝卽易一律乎一
時君君臣無能辨其誕謬
為詭鑄鼎制樂突過古人
益見其不知量也

所學而退。或謂漢津嘗執役于范鎮。竊見其制作。因掠取之。蔡京神其說。託之于李良。云然漢津曉陰陽數術多奇中。嘗語所知曰。不三十年。天下亂矣。人未之信也。

三月令天下坑冶金銀悉輸內藏。

大內災。

夏四月罷講議司。

詔諸州見行新法文字許直達尚書省。其講議司官屬依制置三司條例司例推恩。自張康國字賓老。揚州人。以下遷官者幾四十人。尚書省復言追復先朝法度以來無慮千百數。尚懼講求未盡。乞令諸路官司有未興復者各具以聞。從之。

王厚復鄯廓州。注見前。五月封蔡京為嘉國公。以厚為武勝

節度留後。

厚帥大軍次于湟。命高永年本河東蕃官。將左軍。別將張誠將右軍。自將中軍。期會宗噶爾川。在西寧府西寧縣西。源出邊外東北流入湟河。宋史地理志。宗水南有宗谷口。後訛曰宗哥。因以名城。羌置陣臨宗水。倚北山。希卜薩羅桑張黃屋建大旆。乘高指呼。望中軍旗鼓爭赴之。厚麾遊騎登山。攻其北。親帥彊弩迎射。羌退走。右軍濟水擊之。大風揚沙。翳羌目不得視。遂大敗。斬首四千三百餘級。俘三千餘人。希卜薩羅桑。宋史省文作羅撒。今增訂。後同。以一騎馳去。其母龜茲公主與諸酋開城門降。厚計希卜薩羅桑必且走青唐。將夜追之。童貫以為不能及。遂止。師下青唐。知其留一宿去。貫始悔之。厚將大軍趨廓

王安石以學術文其堅偽殃民悞國實為名教罪人乃竟以之配享廟廷位躋十哲之右瀆聖褻莫此

州。羌酋喇什鈞稜節。舊作落施軍令結。今改。以衆降。遂入廓州。詔加京司空封爵。而超拜厚武勝軍節度觀察留後

置京西北路交子所。

蔡京請置京西北路專切管幹通行交子所。倣川峽路。立偽造法。通情轉用。并鄰人不告者。皆罪之。私造交子紙者罪以徒配。已而令諸路更用錢引。準新樣印製。四川如舊法。惟閩。浙。湖廣。不行錢引。趙挺之以為閩乃京鄉里。故得免焉。

六月。圖熙寧元豐功臣于顯謨閣。

以王安石配享孔子。

辟雍初成。詔判國公王安石孟軻以來一人而已。其以

EAST ASIAN LIBRARY UNIVERSITY OF TORONTO LIBRARY

為甚且未幾而追封王爵並以狂躁險狠之王雱從祀兩廡其視明季之議以魏璫配享相去益無幾矣

配享孔子位次孟軻。吏部尚書何執中字伯通處州龍泉人請開學殿使都人縱觀。

置書畫算學。

書學。習篆隸注見前。草。漢黃門令史游解散隸體作章草。後漢張芝變為今草。三體。明說文。漢許慎纂。字說。即王安石所撰。爾雅。晉郭璞注。博雅。隋曹憲撰。方言。漢揚雄撰。其說文則令書篆字著音訓。餘書皆設問答以所解義。觀其能通書意與否。畫學以不倣前人而物之情態形色俱若自然筆韻簡高為上。算學以九章。算術也。周公所作。凡九篇。方田。粟米。差分。少廣。均輸。方程。旁要。贏不足。鈎股。見後漢書注。周髀即蓋天之說。周公受之商高。周人志之。故曰周髀。髀。股也。股者。表也。見晉書天文志。及假設疑數為算問。仍併歷算三式。天文書為本科。其生皆占經以試。其取士法。畧

卯太學上舍三等推恩以通仕登仕將仕郎爲文未幾郎罷

重定黨人刻石朝堂。

詔重定元祐元符黨人及上書邪等者合爲一籍。通三百九人刻石于朝堂。餘並出籍自今毋得復彈奏戶部尚書劉拯字彥修宣州南陵人言漢唐失政皆自朋黨始今日指前日之人爲黨焉知後日不以今日爲黨乎大抵人之過惡自有公論何必悉拘于籍而禁錮之哉蔡京大不懌風臺臣劾之出知蘄州。

秋七月復行方田法。

八月許將罷。

將居政府十年不能有所建明中丞朱諤字聖與秀州華亭人收

EAST ASIAN LIBRARY
UNIVERSITY OF TORONTO LIBRARY
130 St. George Street

將舊謝章表析文句以爲謗且謂將在元祐則盡更元豐之所守居紹聖則陰匿元祐之所爲遂罷知河南府謗蔡京黨也

九月以趙挺之吳居厚爲門下中書侍郎張康國鄧洵武爲尚書左右丞

紹聖中蔡京治役法薦康國爲屬及京當國定黨籍議紹述康國皆預密謀故京引援之甚力自福建轉運判官不三歲入翰林爲承旨遂拜左丞

以胡師文爲戸部侍郎

初東南六路糧斛自江浙起綱至于淮甸以及眞揚楚泗爲倉七以聚蓄軍儲復自楚泗置汴綱般運上京以

額斛代發之法本常平遺意而地當運道要衝紓民艱以濟繼亦制頗爲無弊及京貪鄙止圖庇其姻黨遂致糴本匱竭上下交病視熙豐之新法同爲民害而王安石止于不恤人言猶未若京之徇私專利也

江淮發運使董之故常有六百萬石以供京師而諸倉常有數年之積州郡告歉則折收上價謂之額斛計本州歲額以倉儲代輸京師謂之代發復于豐熟以中價收糴穀賤則官糴不至傷農歲歉則令民納錢民以爲便本錢歲增兵食有餘其法良善及蔡京當國始求羨財以供侈費于是以其姻家胡師文爲發運使以糴本數百萬緡充貢入爲戶部侍郎自是繼者效尤時有進獻而本錢竭矣本竭不能增糴儲積漸空而輸般之法壞

罷科舉法

時雖設辟雍太學以待士之升貢者然州縣猶以科舉

EAST ASIAN LIBRARY UNIVERSITY OF TORONTO LIBRARY 130 St. George Street

貢士。蔡京以爲言。遂詔天下取士。悉由學校升貢。其州郡發解。凡試禮部法並罷。而每歲試上舍生。則差知舉如禮部法云。

冬。十二月。復封孔子後爲衍聖公。

是歲大蝗。

以陶節夫（字子禮。鄱陽人。）經制陝西河東五路。

初蔡京任節夫帥鄜延。節夫誕妄特甚。每進築一城寨。即奏云。此西人要害必爭之地。未一年。自常調遷至樞密直學士。然未嘗遣一騎一卒出塞。蓋與虜戰。則有勝負。獨進築則無虞。又皆遠虛武數百里之地。虜所不爭。故皆得就功論賞。而京力主之。奏使經畧五路。（先是秦鳳招納

京卞弟兄用心巧詐畧同宦寺之不可典兵非卞獨明而京獨昧蓋京特創其說以爲希寵之由而卞卽借其說以爲指摘之計正不得以一言偶中必是卞而非京遂從而定其優劣也卽其骨肉之間傾軋已如此路人又安望其利人家國耶

司言。階州生蕃納土。得邦疊潘三州。計二千五百里。大小首領一百二十人。于是本路經畧胡宗回等俱進秩。然所奏實皆誕妄。邦州。地在今四川松潘衛疊州。注見前。潘州。宋初吐蕃巴喇濟地。故名。松潘衛。舊有上中下三潘州。路接洮岷。今漳臘營。卽故下潘州地。

乙酉四年。春正月。蔡卞罷。

卞居心傾邪。一意婦翁王安石所行爲至當。以兄京晚達而位在上。致己不得相。故二府政事時有不合。至是京請以童貫爲制置使。卞言不宜用宦者。必誤邊計。京于帝前詆卞。卞求去。遂出知河南府。

以童貫爲熙河蘭湟秦鳳路經畧安撫制置使。

三月。王江蠻。卽古州蠻。古州。在今貴州黎平府西北。與廣西柳州府接界。州西有江。曰古州江。亦曰福祿江。廣西右江之上源也。流逕柳州府懷遠縣。縣舊名王口砦。羣蠻居此。故有王江之名。內附。詔置懷

遠軍。今爲懷遠縣。　續綱目是條提綱。作黎峒王江蠻內附。考黎峒蠻。乃黎母山黎人。宋史別有黎峒傳。與王江各不相涉。徽宗紀。但云王江蠻歸順。並無黎峒字。惟王祖道傳云。黎人願爲王民。請置鎮州于黎母山心。奏在大觀元年。亦非崇寧四年事也。續綱目誤以黎峒爲溪峒。遂與王江混而爲一。今依本紀書綱。節採王祖道傳作目。而以黎峒事附注目後。

自蔡京以開邊蠱上。由是邊臣皆欲乘時邀取富貴。知桂州王祖道。字若愚。福州人。誘王江蠻楊晟免等使納土。誇言向慕者百二十峒。五千九百家。十餘萬口。又稱王江山川形勢。據諸峒要害。宜開建城邑。置諸峒司主之。詔從其請。以王口砦爲懷遠軍。尋改平州。又分其地置允格二州。允州。以安口隘置。格州。以中古州置。尋改從州。故城俱在今黎平府永從縣。增故提舉溪峒宮。後二年。祖道復言黎人歸化。請于黎母山心直鎮州。爲下都督府。詔從之。賜軍額曰靜海。黎

母山。在今廣東瓊州府定安縣西南。山有五峯亦名五指山。黎人錯處其間。其服屬州縣者爲熟黎。其居山峒無征徭者爲生黎。鎭州。政和中廢。故城在今瓊州府感恩縣。考宋時雷瓊崖萬諸州俱屬廣南西路。故祖道奏請建置。

復銀州。

竄知慶州曾孝序字逢源。泉州晉江人。于嶺南。

初。孝序察訪湖北。過闕。與蔡京論講議司事。曰天下之財。貴於通流。取民膏血以聚京師。恐非太平法。京銜之。遂出知慶州。至是京行結糴。始于熙寧中。以川茶市易軍儲。運給熙河。謂之結糴。其後蔡京復行之陝西。俵糴。亦始于熙寧中。以米鹽錢鈔在京榷米。付都提舉市易司貿易。度民田入多寡。豫給錢物。秋成。于澶州。北京。及緣邊。入粟米封樁。謂之俵糴。後蔡京令坊郭鄉村。以等第給錢俟收。以時價入邊郡。粟之法。盡括民財充數。孝序上疏曰。民力殫矣。一

有逃移。誰與守邪。京益怒。遣御史宋聖寵劾其私事。追逮其家人。鍛鍊無所得。但言約日出師。幾誤軍期。除名竄嶺表。

夏人寇涇源。遂誘吐蕃圍宣威城。本鼇牛城崇寧中改名。在今西寧府西寧縣北。執知鄯州高永年。殺之。詔貶王厚爲郢州防禦使。

蔡京使王厚招夏卓魯克舊作卓羅今改右廂監軍日木多舊作仁多今改保忠。厚言保忠雖有歸意。而下無附者。章數上。京責厚愈急。厚遣弟詣保忠。爲夏人所獲。追保忠赴牙帳。厚以保忠縱不爲夏所殺。亦不能復領軍政。使得之一匹夫耳。何益於事。京怒。必令招致之。夏乃點兵。延。渭。慶三路。各數千騎出沒。聲言假兵于遼。而朝廷用京計。命

西邊能招致夏人者。毋問首從。賞同斬級。令陶節夫在延安大加招誘。夏主遣使與請。皆拒之。又令殺其放牧者。夏人遂入鎮戎。畧數萬口。與羌酋希卜薩羅桑合兵。逼宣威城。知鄯州高永年禦之。行三十里。爲羌人所執。都爾本謂其下曰。此人奪我國。使吾宗族漂落無處所。遂殺之。探其心肝食焉。已而羌衆復焚大通河橋（宋置大通城。今爲衛。屬西寧府。河橋。在今衛南。）以叛。湟鄯大震。事聞。帝怒。親書五路將帥劉仲武（字子文。成化人。）等十八人姓名。敕御史侯蒙（字元功。高密人。）往秦州逮治。蒙至秦。仲武等四服聽命。蒙喻之曰。君等皆侯伯。無庸辱獄吏。第以實對。獄既具。蒙奏言漢武帝殺王恢。不如秦穆公赦孟明。子玉縊而晉侯喜。孔明

EAST ASIAN LIBRARY
UNIVERSITY OF TORONTO LIBRARY
130 St. George Street

亡而蜀國輕。今羌殺吾一都護。而使十八將由之以死。是自戕其肢體也。欲身不病得乎。帝悟。釋不治。唯王厚坐逗遛。降授郢州防禦使。未幾。夏人復入寇。鄜延將劉延慶等敗之。劉延慶。保安軍人。

置議禮局。

初。太祖命聶崇義重集三禮圖。劉温叟等撰開寶通禮。景祐中。賈昌朝撰太常新禮及祀儀。皇祐中。文彥博撰大享明堂記。嘉祐中。歐陽修撰太常因革禮。元豐中。宋敏求詳定朝會儀注。祈禳蕃國喪葬禮。總百六十三卷。帝以為未備。置議禮局于尚書省。命詳議官具禮本末議定請旨。以給事中劉昺領其事。

夏四月。遼人來聘。遣翰林學士林攄字彥振福州人報之。

遼爲夏人求還侵地及退兵也。

五月。除黨人父兄子弟之禁。

六月。趙挺之罷。挺之于四年三月爲尚書右僕射。

初帝以蔡京獨相。謀置右輔。京力薦挺之。及既相。與京爭權。屢陳京姦惡。且請去位以避之。遂罷。

秋七月。置四輔郡。

右司諫姚祐。字伯受湖州長興人請置輔郡以拱大畿。詔以潁昌府爲南輔。升襄邑縣爲拱州爲東輔。鄭州爲西輔。澶州爲北輔。各屯兵二萬。重其資給。蔡京欲兵權歸已故也。

還上書流人。

八月。新樂及九鼎成。九月。帝受賀于大慶殿。

九鼎成。奉安于九成宮。以蔡京爲定鼎禮儀使。帝幸宮。行酌獻禮。鼎各一殿。周以垣墻。上施埤堄。墁如方色。外築垣環之。中央曰帝鼐。北曰寶鼎。東曰牡鼎。東北曰蒼鼎。東南曰岡鼎。南曰彤鼎。西南曰阜鼎。西曰晶鼎。西北曰魁鼎。又鑄帝座大鐘及二十四氣鐘。時制新樂亦成。賜名大晟。置之大晟府。建官屬。九月帝受賀于大慶殿。加號魏漢津虛和沖顯寶應先生。帝之幸九成宮也。酌獻至北方寶鼎。鼎忽破。水流溢于外。或者以爲北方致亂之兆

詔徙元祐黨人于近地。惟不得至畿甸。

冬十一月。林攄還自遼。

在德不在鼎今古不刊之論卽禹鼎果傳于後亦不過一尋常古器耳秦皇使人沒水求之已爲愚闇徽宗乃自行鑄造設立多名荒誕不經矣至酌獻時寶鼎忽破或鍊冶不良所致若竟以爲北方亂兆則不免傅會可笑試思妄作之器何所關係而鄭重視之乃爾耶

EAST ASIAN LIBRARY
UNIVERSITY OF TORONTO LIBRARY
130 St. George Street

林攄阿附蔡京奉使辱命受侮而歸乃不治其罪而反與遷秩及遼使責言失詞又不能詰其空館舍絕烟火之侍慢而遽出攄以謝之始之賞制于權相繼之間壓于强鄰徽宗但拱手以聽其何以爲國耶

攄之使遼也。蔡京使其激怒以啓釁。攄遂恣倨不遜。遼人大怒。空客館。絕烟火三日。乃遣還。凡饔餼祖犒皆廢。歸復命。議者以爲怒鄰生事。猶除禮部尚書。遼人以失禮來言。始出知潁州。

以朱勔領蘇杭應奉局及花石綱。

先是。蘇州人有朱沖者。及其子勔。俱給事蔡京所。京竄其父子名姓于童貫軍籍中。皆得官。帝頗垂意花石。京諷沖密取浙中珍異以進。初致黃楊三本。帝嘉之。後歲歲增加。舳艫相銜于淮汴。號花石綱。乃命勔領應奉局及綱事。勔指取內帑。如囊中物。每取以數千百萬計。於是搜巖剔藪。幽隱不置。凡士庶之家。一石一木。稍堪玩者。即領健卒直入其家。用黃封表識。使護視之。微不謹。即被以大不恭罪。及發行。必撤屋抉墻以出。人

EAST ASIAN LIBRARY
UNIVERSITY OF TORONTO LIBRARY
130 St. George Street

不幸有一物小異。共指爲不祥。惟恐芟夷之不速。民預是役者。中家破產。或粥賣子女以供其須。斸山輦石。程督慘刻。雖在江湖不測之淵。百計取之。必得乃止。至截諸道糧餉綱。旁羅商船。揭所貢暴其上。篙工柁師。倚勢貪橫。淩轢州縣。道路以目。

方士魏漢津死。賜號嘉成侯。

漢津年九十。死于京師。賜號嘉成侯。詔於鑄鼎之地。作寶成宮。置殿以祀黃帝夏禹周成王周公旦召公奭。置堂以祀唐李良及漢津。

丙戌五年。春正月。彗出西方。長竟天。以吳居厚爲門下侍郎。劉逵字公路。隨州人。爲中書侍郎。詔求直言。毀黨人碑。復謫者仕籍。

帝以星變。避殿損膳。劉逵方拜中書侍郎。卽請碎元祐

人主兢業爲懷即當重熙累洽股阜乂安猶當常存持盈戒滿之懼若泰心一萌則乘以怠肆鮮有不流

黨人碑。寬上書邪籍之禁。帝從之。夜半遣黃門至朝堂毀石刻。翼日、蔡京見之。厲聲曰。石可毀。名不可滅也。尋以太白晝見。赦除黨人一切之禁。權罷方田之法。及諸州歲貢供奉物。詔崇寧以來左降者。無問存沒。稍復其官。盡還諸徙者。

二月。蔡京有罪免。

京懷姦植黨。貶斥羣賢。增修財利之政。務以侈靡惑人主。動以周官惟王不會爲說。每及前朝惜財省費者。必以爲陋。至于土木營造。率欲度前規而侈後觀。時天下久平。京覘帑庾盈溢。遂倡爲豐亨豫大之說。視官爵財物如糞土。累朝所儲掃地矣。帝嘗大宴。出玉琖玉卮。示輔臣曰。欲用此。恐人以爲

EAST ASIAN LIBRARY
UNIVERSITY OF TORONTO LIBRARY
130 St. George Street

為晏安酖毒者是以中天極盛之時堂廉尙不忘交儆而衰世之臣乃倡爲豐亨豫大之說以惑其君甚矣其佞也况徽宗時歲幣困于遼兵餉困于夏復經熙豐剝喪之餘蔡京之所儲有幾且壞地日蹙民怨日滋又何豐豫之足云乎

太華。京曰。臣昔使契丹。持玉盤琖夸臣。謂石晉時物。南朝無此。今用之上壽。于禮無嫌。帝曰。先帝作一小臺。上封事者甚衆。朕畏其言。此器已就久矣。儻人言復興。久當莫辨。京曰。事茍當于理。多言不足畏也。陛下當享天下之奉。區區玉器。何足計哉。帝悅其言。乃置應奉司。御前生活所。營繕所。蘇杭造作所。其名雜出。大率爭以奇巧爲功。而花石綱之害爲尤甚。及彗星見。帝悟其姦。凡所建置。一切罷之。而京免爲中太乙宮使。留京師。

以趙挺之爲尙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

蔡京既免。帝召見挺之曰。京所爲一如卿言。復拜右相。挺之與劉逵同心輔政。凡京所行。悖理虐民之事。稍稍澄正之。挺之多知。慮後患。每建白。務開其端。而使逵畢說逵亦欲自以爲功。直情不顧。初蔡京興邊事。用兵累年。至是。帝臨朝。謂大臣曰。朝廷不可與四夷生隙。釁端一開。兵連禍結。生民肝腦塗地。豈人主愛民之意哉。挺之退謂同列曰。上志在息兵。吾曹所宜將順。時執政皆京黨。但微笑而已。

人君顧畏天命敬凜惟在平時臨事修省已爲無及況事天以實不以文區區求言果足以感休和而弭災沴乎乃徽宗譴見則畧有戒心變消則復萌侈志直是以虛文爲救急之具矯誣天聽其無當于居高之鑒審矣

三月。罷求直言。

以星變已消也。尋復方田諸法。及諸州歲貢供奉物。

許夏人平。

廢銀州爲銀川城。罷五路經制司。徙陶節夫知洪州。

夏。五月。行紀元歷。

劉昺所造也。

秋。七月。庚寅朔。日當食不虧。

冬。十二月。戊午朔。日當食不虧。羣臣稱賀。

劉逵罷。

蔡京令其黨進言于帝曰。京之改法度。皆禀上旨。非私爲之。今一切皆罷。恐非紹述之意。帝惑其說。復有用京

EAST ASIAN LIBRARY UNIVERSITY OF TORONTO 130 St. George Street

之心。然羣臣未有覺者。鄭居中（字達夫。開封人。）往來鄭妃（開封人。）父紳所。知之。卽入見言。陛下所建立。皆學校禮樂居養安濟等法。乃厚下裕民。何所逆天而致威譴。乃更張邪。帝悅。居中退語禮部侍郞劉正夫。（字德初。衢州西安人。）正夫因請對。語與居中合。帝遂疑逵擅政。于是京黨御史余深（福州人。）石公弼（字國佐。越州新昌人。）論逵專恣反覆。陵蔑同列。引用邪黨。出知亳州。

丁亥　大觀元年。春正月。復以蔡京爲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郞。

吳居厚罷。以何執中爲中書侍郞。鄧洵武。梁子美（須城人。適之子。）爲尚書左右丞。

子美初爲河北轉運使。傾漕計以奉上。損緡錢三百萬。市北珠以進。北珠出于女眞。子美市于遼。遼啗其利。虐女眞捕海東青以求珠。女眞由是怨遼。北珠卽東珠。出混同江。海東青鷹名。俊健能擒天鵝。爪白者尤異。出黑龍江左右。用是貴顯。洵武與妖人張懷素之黨連婚。未幾懷素謀反。朝士多株連者。洵武亦坐免。

三月。以鄭居中同知樞密院事。尋罷。

初居中直學士院。自言爲鄭貴妃從兄弟。妃家世微。亦倚爲重。及居中入樞府。妃時已貴重。于居中無所賴。乃用宦者黃經臣計。以親嫌爲請。改授中太乙宮使。居中不懌。蔡京爲言宥府本兵樞府出納密令。取宥密之義。故曰宥府。專掌兵柄。故曰本兵。之地。非三省執政。用親無嫌。經臣沮之。于是居中疑

EAST ASIAN LIBRARY
UNIVERSITY OF TORONTO LIBRARY
130 St. George Street

京援巳不力。稍怨之。

以蔡攸 字居安。京長子。 為龍圖閣學士。兼侍讀。

初。元符中。攸監在京裁造院。帝時為端王。每退朝。攸適趨局。遇諸塗。必下馬拱立。王問知為攸。心善之。及卽位。遂有寵。自鴻臚丞賜進士出身。拜秘書郎。歷官集賢修撰。京再入相。遂進學士。

立八行取士科。

八行者。孝友睦婣任恤忠和也。凡有此八行者。卽免試補太學上舍。時知台州李諤以徐中行 字德臣。台州臨海人。 薦。中行聞之。盡毀其所為文。入委羽山 在台州府黃巖縣南。一名俱依山。 以避之。或問之。中行曰。八而無行。與禽獸等。使吾得以八

行應科目則彼之不被舉者非人類歟。

夏五月。以蔡薿字文饒。開封人。為給事中。

薿以諸生試策。揣蔡京且復用。卽對曰。熙寧之德業。足以配天。不幸繼之以元祐。紹聖之纘述。足以永賴。不幸繼之以靖國。陛下兩下求言之詔。冀以聞至言。收實用也。而見于元符之末者。方且幸時變而肆姦言。乘間隙而投異意。詆誣先烈。動搖國是。願逆處其未至而絕其原。于是擢為第一。以所對頒天下。甫解褐。卽除秘書正字。未踰年至侍從。前此未有也。

詔諸路監司勿任元祐學術者。

秋九月。貶侍御史沈畸字德侔。湖州德清人。監信州酒稅。竄御史蕭

EAST ASIAN LIBRARY
UNIVERSITY OF TORONTO LIBRARY
130 St. George Street

服字昭甫。廬陵人。于處州。

蔡京怨劉逵。會蘇州盜鑄錢獄起。京欲陷逵婦兄章綖兄弟。遣開封尹李孝壽鞫之。株連者千餘人。彊抑使承。死者甚衆。京猶以爲緩。遣侍御史沈畸。御史蕭服往代。畸至蘇。即日決釋無左證者七百人。歎曰。爲天子耳目司。而可傅會權要殺人以圖富貴乎。遂閱實平反以聞。京大怒。貶畸監信州酒稅。服羈管處州。而綖竟竄海島。

故直秘閣程頤卒。

頤于書無所不讀。其學本于誠。以大學論語孟子中庸爲標指。而達于六經。動止語默。一以聖人爲師。卒得孔孟不傳之學。爲諸儒倡。著易春秋傳。平生誨人不倦。故

學者出其門最多。淵源所漸。皆爲名士。而劉絢。字質夫。常山人。李籲。字端伯。洛陽人。謝良佐。游酢。字定夫。建陽人。張繹。字思叔。河南壽安人。蘇昞。字季明。武功人。呂大臨。字與叔。大防弟。大鈞。字和叔。亦大防弟。尹焞。楊時。字中立。南劍將樂人。成德尤著。世稱頤爲伊川先生。卒年七十五。絢。學力不倦。頤每言。他人之學。敏則有矣。未易保也。若絢者。吾無疑焉。仕終太常博士。籲。頤稱其才器可大任。又言自予兄弟倡明道學。能使學者視傚而信從之。籲與劉絢有力焉。仕終校書郎。良佐。學問該贍。事有未徹。則顙有泚。嘗與頤別一年。復來見。頤問所進。對曰。但去得一矜字爾。頤喜曰。是子可謂博學切問而近思者。與游酢。楊時與呂大臨在程門號四先生。仕終監西京竹木場。酢。初與其兄醇俱以文行知名。所交皆天下士。頤見之京師。謂其資可以進道。及程顥與扶講學。酢盡棄故所習而學焉。仕終知濠州。繹。世甚微。傭力于市。後發憤力學。遂以文名。會頤自涪還河南。繹往受業。頤稱其穎悟。嘗曰吾晚得二士。謂繹與尹焞也。昞。始學于張載。而事二程。卒業。仕爲太常博士。坐元符上書邪等人。編管饒州。卒。大鈞。能守其師說而踐履之。尤喜講明井田兵制。謂治道

EAST ASIAN LIBRARY
UNIVERSITY OF TORONTO
130 St. George Street

必自此始。張載每歎其勇爲不可及。仕終陝西轉運從事。大臨通六經。尤邃于禮。每欲掇集三代遺文舊制。令可行。不爲空言以拂世矯俗。仕終秘書省正字。時舉熙寧進士。調官不赴。以師禮見顥于頴昌。其歸也。顥目送之曰。吾道南矣。及顥卒。復師事頤。一日頤偶瞑坐。時與游酢侍立不去。頤既覺。門外雪深一尺矣。宣和初蔡京薦于朝。

事詳後。

冬。閏十月。以林攄爲尚書左丞。鄭居中同知樞密院事。居中既怨蔡京。遂陰與張康國比而間京。都水使者趙霆。得龜兩首于黃河。獻以爲瑞。京曰。此齊小白所謂象罔。見之而霸者也。居中言首豈有二。人皆駭異。而京獨主之。殆不可測。帝命棄龜金明池。謂居中愛已。故申前命。

流太廟齋郎方軫于嶺南。

莊周象罔之說本屬寓言若小白所見乃委蛇非象罔亦但云捧首而立不言有兩首蔡京無稽妄引欺蔽固無可辭然竟以此爲京罪亦所謂問無齒決而已至鄭居中冒附戚畹以進始比蔡京而旋怨之其向背亦惟利是視不可以一事立異而薄其責也

軫上書言蔡京睥睨社稷內懷不道專以紹述熙豐之說爲自媒之計內而執政侍從外而帥臣監司無非其門人親戚京每有奏請盡作御筆行出語人曰此主意也明日不行又語人曰京實啓之也善則稱己過則稱君必欲陛下斂天下之怨而後已自元符末陛下嗣服忠義之士投竄者無日無之京分爲邪等黥配編置不齒仕籍則誰肯爲陛下言哉京又使子攸日以花石禽鳥爲獻欲愚陛下使不知天下治亂臣以爲京必反也請誅京詔宣示京京請下軫獄竟流嶺南

十一月壬子朔日食

蔡京以不及所當食分率羣臣稱賀

十二月置黔南路加蔡京太尉召王祖道爲兵部尚書

南丹州地（本蠻峒宋置州今屬廣西慶遠府）與宜州（注見前）及西南夷接壤世爲莫氏所居巨置刺史王祖道欲取之乃誣其酋莫公佞阻文蘭州（宋羈縻州故地俱在今慶遠府東蘭州界）不令納土發兵討之擒公佞以南丹州爲觀州公佞弟公晟結溪峒報復侵掠城邑殺刺史蔡京匿不以聞特置黔南路領庭孚平允從宜柳融及觀九州京以功加太尉而召祖道爲兵部尚書（祖道在桂四年厚以官爵金帛挑諸夷建城邑調兵鎮戍輦輸內地錢布鹽粟無復齊限地瘴癘戍者十亡五六實無尺土一民益于縣官時廣南西路轉運副使張莊與祖道表裏遂以代其任後莊及龐恭孫趙遹程鄰皆以拓地受上賞大抵皆效模祖道云　張莊應天人龐恭孫字德孺籍之孫趙遹開封人）

EAST ASIAN LIBRARY
UNIVERSITY OF TORONTO LIBRARY
130 St. George Street

九鼎未已而八寶卽因之

涪州夷內附。以其地爲珍州。珍州唐置後沒于蠻宋復建地在今貴州遵義府桐梓縣承州宋置今遵義府綏陽縣是。

知涪州龐恭孫誘之也。旣而恭孫奏渝州南平夷內附。置溱播州。及遵義軍。尋又奏瀘州夷納土。置純滋州。每開一城。恭孫輒得褒遷。進知成都府。又誘降威茂夷。置祺亨州。恭孫在西南二十年。所得州縣多張名簿實瘠鹵不毛地。經治轉餉爲蜀人病未幾皆廢。溱播州。注俱見前。遵義軍今爲府。屬貴州滋州宣和中廢爲武都城在今遵義府懷仁縣。純州宣和中廢爲九支城。在今瀘州。祺州本宋羈縻保州。亨州本宋羈縻霸州。地皆在今四川茂州保縣。

黃河清。

乾寧軍言河淸踰八百里。凡七晝夜。詔以乾寧軍爲清州。

戊子 二年。春正月。壬子朔。受八寶于大慶殿。赦。

EAST ASIAN LIBRARY
UNIVERSITY OF TORONTO LIBRARY
130 St. George Street

且以璽數比例秦政其取
法已甘居下流而受命鎮
國諸名目尤夸誕無據後
臣遂因此表賀君日驕而
臣日諂雖欲不亡得乎

先是有以玉印六寸龜紐獻者文曰承天福延萬億永無極詔名鎮國寶至是又得昆玉工帝命作六寶以合秦制天子六璽之數與受命鎮國通曰八寶蔡京特上表賀京又奏甘露祥雲靈芝瑞穀雙頭蓮連理木牛生麒麟禽產鳳凰不可勝數輒拜表稱賀

二月以葉夢得為翰林學士

夢得初用蔡京薦為禮部員外郎京罷相趙挺之更其所行及京再相復反前政夢得入對因言事不過可不可二者而已以為可而出于陛下則前日不應廢以為不可而不出于陛下則今日不可復今徒以大臣進退為可否無乃陛下未有了然于胸中乎帝悅以為起居郎遂進學士

夏五月庚戌朔日食

童貫復洮州詔加貫檢校司空

先是以八寶恩加貫節度使（內臣建節始此）及是貫捷至復有是命百官表賀帝以玉帶賜蔡京貫尋復積石軍（有二一爲唐置本靜邊鎮一爲宋置本溪哥城俱在今蘭州府河州西）易鎮奉寧（貫以奉寧節度易鎮洮州）恃功驕恣選置將吏皆取中旨不復關朝廷蔡京不悅

秋九月以林攄爲中書侍郎余深爲尚書左丞

深爲中丞時攄知開封府同治妖人張懷素獄事（懷素謀反事具前）多連蔡京二人曲爲掩覆凡獄辭及交通書問有及京者輒取焚之京深德二人故力引之

皇后王氏崩（謚靖和）

冬。十二月。葬靖和皇后。

安化即撫水州。注見前。諸州蠻內附。詔以張莊爲黔南經畧安撫使。

知桂州張莊奏。安化上三州一鎮。宋史蠻夷傳。撫水蠻酋皆蒙姓。有上中下三房。及北遐一鎮。三州。蓋即三房也。諸蠻納土。共五萬一千一百餘戶。二十六萬二千餘人。幅員九千餘里。又奏。寬樂州。安沙州。譜州。四州。七原等州。王祖道張莊。鑿空開邊。指名州縣。率多虛妄。不久即廢。今據宋史地理志。邕州羈縻州。有歸樂。七原二州。俱屬右江道。寬樂或即歸樂之訛。餘無考。納土計二萬八一十六州。三十三縣。五十餘峒。幅員萬里。蔡京帥百官表賀。詔莊兼黔南經畧安撫使。

詔以孔伋從祀孔子廟

己丑三年春三月張康國暴卒

康國始因附蔡京而進及在樞府寖爲崖異時帝惡京專復陰令康國阻其姦且許以相京忌康國遂引吳執中爲中丞執中將論康國康國先知之旦奏事留白帝曰執中今日入對必爲京論臣臣願避位旣而執中對果陳其事帝怒黜執中知滁州至是康國因朝退趨殿廬得疾仰天吐舌舁至待漏院卒或疑中毒云

謫右正言陳禾字秀實鄞人監信州酒稅

時童貫權益張與黃經臣胥用事中丞盧航表裏爲姦搢紳側目陳禾曰此國家安危之本也遂上書劾貫經臣怙寵弄權之罪願亟竄之遠方論奏未終帝拂衣起

折檻牽裾紀載家共傳爲美談夫檻不治猶可也衣無裾其何以服御且既知旌直則何不去姦況不旋踵而禾乃以狂妄貶謫則此舉之矯飾無味更不待言

禾引帝衣。請畢其說。衣裾落。帝曰。正言碎朕衣矣。禾言陛下不惜碎衣。臣豈惜碎首以報陛下。此曹今日受富貴之利。陛下他日受危亡之禍。言愈切。帝變色曰。卿能如此。朕復何憂。內侍請帝易衣。帝卻之曰。留以旌直臣。翌日貫等相率前訴。謂國家極治安。得如此不祥語邪。遂奏禾狂妄。謫監信州酒稅。

夏。四月。林攄有罪免。

集英臚唱貢士。攄當傳姓名。不識甄盎字。帝笑曰。卿誤邪。攄不謝而語詆同列。御史論其寡學。倨傲不恭。失人臣禮。黜知滁州。久之。自揚州徙大名。道過闕。爲帝言頃使遼。見其國中。攜貳。若兼而有之。勢無不可。蓋欲報其

昊姦柄政羣小盈廷晟黨狐朋其庸惡固無所不至然如薛昂之舉家避京私諱則不復知有人間羞耻事矣後時程松附韓侂胄獻妾名松壽與此事堪[illegible]悯閗殆所謂無獨必有對也

辱也帝由是始有北伐之意

以鄭居中知樞密院事管師仁同知院事余深為中書侍郎薛昂杭州人劉正夫為尚書左右丞

昂與余深林攄附蔡京最久昂至舉家為京避私諱或誤及之輒加笞責昂嘗誤及卽自批其口

五月流孟翊于遠方

學官孟翊獻所畫卦象謂宋將中微有再受命之象宜更年號改官名變庶事以厭之帝不樂詔竄之遠方

六月蔡京有罪免

中丞石公弼殿中侍御史張克公字介仲陽翟人劾京罪惡章數十上京遂罷為太乙宮使時有郭天信字祐之開封人者以

方伎得親幸深以京爲非每奏天文必指陳以撼京密白日中有黑子帝爲之恐後屢白不已上始疑京故罷

以何執中爲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

執中一意謹事蔡京遂代爲首相太學生陳朝老詣闕上書曰陛下知蔡京之姦解其相印天下之人鼓舞有若更生及相執中中外顒然失望執中雖不敢若京之蠹國害民然碌碌常質初無過人天下敗壞至此如人一身臟腑受沴已深豈庸庸之醫所能起乎執中貪緣攀附致位二府亦已大幸遽俾之經體贊元是猶以蚉負山多見其不勝任也疏奏不省而眷注益異

冬十一月詔蔡京以太師致仕留京師

提舉修英宗實錄。改封楚國公。朝朔望。石公弼言。京盤旋京師。餘威震于羣臣。願持必斷之決。以消後悔。殿中侍御史洪彥昇字仲達饒州樂平人言京假紹述之名。一切更張。敗壞先朝法度。朋姦誤國。公私困弊。既已上印。而偃蹇都城。上憑眷顧之恩。中懷跋扈之志。願早賜英斷。遣之出京。殿中侍御史毛注字聖可衢州西安人言京擅持威福。動搖中外。以翰林學士葉夢得為腹心。交植黨與。帝為逐夢得。而遷注為侍御史。京遂致仕。注復極論京受孟翊妖姦之書。與逆人張懷素游處。引凶朋林攄置政府。用所親宋喬年字仙民庠之孫尹京等事。太學生陳朝老亦疏京惡十四事。乞投畀遠方。以禦魑魅。皆不報。

禮書成。

尋又置禮制局，命劉昞討論古今宮室車服器用。昏喪冠祭沿革制度。及更置郊廟禋祀之器。為五禮新儀。頒行天下。

庚寅 四年春。正月。以余深為門下侍郎。張商英為中書侍郎。侯蒙同知樞密院事。

蔡京既免。商英自峽州起知杭州。過闕賜對。因奏曰。神宗修建法度。務以去大害。興大利。今誠一一舉行。則盡紹述之美。法若有弊。不可不變。但不失其意足矣。遂留居政府。帝嘗從容問蒙曰。蔡京何如人也。蒙對曰。使京正其心術。雖古賢相何以加。帝使密伺京所為。京聞而

銜之

夏五月立詞學兼茂科

帝以宏詞科不足以致文學之士改立詞學兼茂科歲附貢士院試去檄書而增制誥中格則授館職歲不過五人

彗出奎婁詔直言闕失貶蔡京爲太子少保出居杭州

帝以彗出奎婁聞避殿減膳令侍從官直言指陳闕失石公弼等遂極論京罪張克公亦論京輔政八年權震海內不軌不忠凡數十事毛注又論京罪積惡大天人交譴雖罷相致政猶怙恩恃寵偃居賜第以致上天威怒推原其咎實在于京考京之罪蓋不可以縷數陛下

張商英始以力排元祐諸臣遂得進用且黨羣悖而媢嫉蔡京本非方正自持者

去黨碑以開自新之路。京疾其異己。而別爲禁防。陛下須明詔以來天下之言。京惡其議己。而重致于法。以嚴刑峻罰脅持海內。以美官重祿交結人心。錢鈔屢更。而商賈不行。邊事數興。而國力大匱。聲焰所震。中外憤疾。宜早令去國。消弭天變。奏上。乃出之杭州。余深與蔡京結爲死黨。京既去國。深不自安。上疏乞罷。乃出知青州。

貶王祖道爲昭信節度副使。放張莊于永州。

討妄言拓地之罪也。

六月。以張商英爲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

蔡京久盜國柄。中外怨疾。見商英能立異同。更稱爲賢。帝因人望而相之。時久旱。彗星中天。商英受命。是夕彗

其後因稍自立異漸爲蔡黨所不容而一時物望亦遽翕然歸之衆論波靡實無足爲定評也及以彗隱雨霽爲商英拜相之應尤極可笑史冊流傳適見其無識耳

不見明日雨。帝喜。因大書商霖二字賜之。

秋。七月。罷方田

九月。丙寅朔。日食。

冬。十月。立貴妃鄭氏爲皇后。

后本欽聖殿押班。初。帝位端王。常朝欽聖太后。太后命供侍。及帝卽位。遂以賜帝。后性端謹。善順承帝意。好觀書。章奏能自製。帝愛其才。寵冠後宮。竟立爲后。

鄭居中罷。以吳居厚知樞密院事。

蔡京之免。居中自許必得相。帝覺之。不果用。至是復以外戚罷。

辛卯 政和元年。秋。八月。張商英罷。

商英初相大革蔡京弊事未嘗不足以稍蘇民困乃凡有所爲先于公座誦言不過欲假以沽取名譽史稱其意廣才疎猶未窺其底裏也

商英爲政持平。謂蔡京雖名紹述。但借以劫制人主。禁錮士大夫耳。于是大革弊事。改京所鑄當十大錢爲當三。夾錫錢以平泉貨。復轉般倉以罷直達。行鹽鈔法以通商旅。蠲橫斂以寬民力。勸帝節華侈息土木。抑僥倖。帝頗嚴憚之。（嘗葺升平樓戒主者遇丞相導騎至。必匿樓下。）時稱商英忠直。然意廣才疎。凡所當爲。先于公座誦言。故不便者得預爲計。初何執中與蔡京同相。凡營立皆預議。至是惡商英出已上。與鄭居中日夜醞織其短。先使言者論其門下客唐庚。（字子西。眉州丹棱人。商英薦其才。提舉京畿常平。）竄知惠州。會商英與郭天信往來（帝在潛邸。天信言當居天位。及即位頗眷寵之。商英因與往來。）事覺。居中因諷中丞張克公并論之。遂罷政。出知河南府。尋貶

爲崇信軍節度副使。

九月。遣端明殿學士鄭允中。及童貫使遼。

童貫既得志于西羌。遂謂遼亦可圖。因請使遼以覘之。乃以鄭允中充賀遼主生辰使。而以貫副之。或言以宦官爲上介。國無人乎。帝曰。契丹聞貫破羌。故欲見之。因使覘其國。策之善者也。遂行。

冬。十月。竄管陳瓘于台州。

瓘以忤蔡京竄郴州。瓘子正彙在杭。訟京有動搖東宮迹。杭州蔡薿執送京師。陰告京俾爲計。事下開封府。併逮治瓘。尹李孝壽（字景山。迪弟及之子。）逼使證其妄。瓘曰。正彙聞京將不利社稷。傳于道路。瓘豈得預知。以所不知忘父

子之恩而指其爲妄則情有所不忍挾私情以符合其說又義所不爲京之姦邪必爲國禍瓘固嘗論之于諫省亦不待今日語言間也內侍黃經臣莅鞫聞其詞失聲太息謂曰主上正欲得實但如言以對可也獄具正彚猶以所告失實流海上瓘安置通州瓘嘗撰尊堯集據王安石日錄改修神宗史變亂是非不可傳信深明誣妄以正君臣之義張商英爲相取其書旣上而商英罷瓘又徙台州何執中起遷八石悈知台州欲置瓘以必死悈至執瓘至庭大陳獄具將脅以死瓘揣知其意大呼曰今日之事豈被制旨邪悈失措始告之曰朝廷令取尊堯集爾瓘曰然則何用許使君知尊堯集所以立名乎蓋以神考爲堯主上爲舜尊堯何得爲罪時相學術短淺爲人所愚君所得幾何乃亦不畏公議干犯名分乎悈慙揖瓘使退所以窘辱之者百端終不能害執中怒罷悈瓘平生論京兄弟皆披擿其處心發露其情慝最所忌恨故得禍最酷

童貫以遼李良嗣來命為秘書丞賜姓趙

燕人馬植本遼大族仕至光祿卿行汚而內亂不齒于人童貫使遼道盧溝即今盧溝河在順天府西植夜見其侍史自言有滅燕之策因得見貫貫與語大奇之載與俱歸易姓名曰李良嗣薦諸朝植即獻策曰女真恨遼人切骨而天祚荒淫失道本朝若自登萊涉海結好女真與之相約攻遼其國可圖也議者謂祖宗以來雖有此道以其地接諸蕃禁商賈舟船不得行百有餘年一旦啟之懼非中國之利不聽帝召問之植對曰遼國必亡陛下念舊民遭塗炭之苦復中國往昔之疆代天譴責以治伐亂王師一出必壺漿來迎萬一女真得志先發制人後

發制于人事不侔矣帝嘉納之賜姓趙氏以爲秘書丞

圖燕之議自此始

壬辰 二年春正月詔元符上書邪等人不得除監司

二月復蔡京太師賜第京師

京自杭州召還帝宴之于內苑太清樓

夏四月復行方田

五月詔蔡京三日一至都堂議事

京忌言者議已乃作御筆密進而丐帝親書以降謂之御筆手詔違者以違制坐之事無巨細皆託以行至有不類帝書者羣下亦莫敢言由是貴戚近臣爭相請求至使中人楊球代書號曰書楊京復病之而亦不能止

矣。

秋九月更定官名。

蔡京率意自用欲更置官名以繼元豐之政乃首更開封守臣爲尹牧由是府分六曹以士戶儀兵刑工爲次縣分六案如六曹之次內侍省職悉倣機廷之號宋初內侍省官有內客省使延福宮使等名政和二年以通侍大夫正侍大夫等名易之修六尚局。宋史職官志殿中省凡總六局曰尚食尚藥尚醞尚衣尚舍尚輦然皆不隸于本省崇寧二年乃營殿中省蔡京修成六尚局敕令格式六十卷建三衛親衛勳衛翊衛郎秩比大中大夫遂詔太師太傅太保古三公之官今爲三師古無此稱今依三代爲三公爲眞相之任司徒司空周六卿之官太尉秦主兵之任皆非三公並宜罷仍立三孤爲次相之任更侍中爲左輔中書令爲

右弼。尚書左僕射爲太宰、兼門下侍郎、右僕射爲少宰。兼中書侍郎、罷尚書令。及文武勳官。而以太尉冠武階。然是時員既濫冗名且紊雜。甚者走馬承受升擁使華、黃冠道流。亦濫朝品。元豐之制、至此大壞。

冬。十一月。受元圭于大慶殿。赦。

時民間有得玉圭來獻者。帝御殿受賀。蔡京封魯國公。執政皆進爵。

十二月。加童貫太尉。

癸巳三年春正月。追封王安石爲舒王。安石子雱爲臨川伯。

從祀孔子廟。

時新廟成、于正月元日舍菜、仲春仲秋上丁舍奠、以兗

國鄒國公及舒王配享殿 上頒辟雍大成殿名于諸路州學。

二月。太后劉氏自殺。

帝以哲宗故曲加恩禮。于后。而后頗干預外事。且以不謹聞。帝與輔臣議將廢之。而后已爲左右所逼。卽簾鉤自縊死。謚昭懷。祔葬永泰陵。

三月壬子朔。日食。

夏四月。作玉清和陽宮。

在福寧殿東。奉安道象。帝所生之地也。

五月。頒新燕樂。

詔曰。大晟之樂已薦之郊廟。而未施之宴饗。比令有司

播之教坊。試于殿庭。無沾滯焦急之聲。可頒之天下。其舊樂悉禁。

秋。九月。賜方士王老志（濮州臨泉人。）號洞微先生。王仔昔（洪州人。）號通妙先生。

老志初為小吏。遇異人。授以丹。遂棄妻子。結草廬田間。為人言休咎多驗。太僕卿王亶以名聞。時帝方嚮道術。乃召至京師。館于蔡京第。嘗緘書一封至帝所。啓視。乃昔歲秋中與喬劉二妃燕好之語也。由是益信之。號為洞微先生。朝士多從求書。初若不可解者。卒應者什八九。其門如市。京慮太甚。頗以為戒。老志亦謹畏。乃奏禁絕之。踰年而死。仔昔初隱于嵩山。自言遇許遜。（晉人。字敬之。家

宗大書之妄尚造作一
以欺世誣民至徽宗直
青天白日萬目共覩之
君若臣忽作囈語不復
顧非笑延擾甚矣且
南郊大祀而令道士百餘

南昌。少從吳猛得神方秘術。初爲旌陽令。尋去官。時斬除蛟蛇毒物以濟人。得大洞隱書。豁落七元之法。能道人未來事。京薦之。帝召見。賜號沖隱處士。篆符有驗。進封通妙先生。由是道家之事日興。而仔昔恩寵寖衰。時朝臣戚里寅緣關通。中丞王安中上疏。請自今招延山林道術之士。當責所屬保任。宣召出入。必令察視其所經由。仍申嚴臣庶往還之禁。并言蔡京欺君僭上蠹國害民數事。帝欣然納之。已而再疏京罪。帝曰。本欲卽行卿章。以近天寧節。俟過此。當爲卿罷京。京伺知之。大懼。其子攸日夕侍禁中。泣拜懇祈。帝爲遷安中翰林學士。王安中。字履道。中山曲陽人。

冬十一月。祀天于圜丘。以天神降。詔百官。

帝南郊。執大圭。以道士百人執威儀前導。蔡攸爲執綏官。玉輅出南薰門。帝忽曰。玉津園東若有樓臺重複。是何處也。攸卽奏見雲閒樓殿臺閣。隱隱數重。旣而審視。

前導典禮蔑如視明禋猶兒戲若非天奪其魄何荒唐至是邪

皆去地數十丈頃之帝又曰見人物否攸即奏有若道流童子持幡幢節蓋相繼而出雲間眉目歷歷可識遂以天神降詔告在位即其地建道宮名曰迎真作天真降臨示現記由是益信神仙之事矣

十二月詔求道教僊經于天下

女真阿古達自稱達貝勒（達貝勒舊作都勃極烈今改）

初遼主如春州（當作長春州遼史地理志無春州續綱目誤長春州注見前）幸混同江釣魚生女真酋長在千里內者以故事皆來朝適遇頭魚宴（遼史國語解上歲時釣魚得頭魚輒置酒張宴與頭鵝宴同續綱目誤作魚頭今改）遼主命諸酋次第起舞至阿古達辭不能但端立直視遼主諭之再三終不從他日遼主密諭北院樞密使蕭奉先

曰阿古達雄豪不常可托以邊事誅之否則必貽後患奉先曰彼麄人不知禮義且無大過而殺之恐傷向化心設有異志蕞爾亦何能爲遼主乃止阿古達歸疑遼主知其異志且以遼主淫酗不恤國政遂稱兵先併旁近族至是節度使烏雅舒卒卽金康宗阿古達襲位爲達貝勒遼使愛錫拉布字達爾丹按愛錫拉布舊作阿息保達爾丹舊作特里典今並改謂之曰何不告喪阿古達曰有喪不能弔乃以爲罪乎

甲午　四年春正月置道階

時王老志王仔昔徐知常等得幸遂置道階先生處士等名秩比中大夫至將仕郎凡二十六級後又置道官二十六等有諸殿侍宸校籍授經以擬待制修撰直閣

之名。

夏五月。祭地祇于方澤。

秋八月。新作延福宮成。

宮在大內北拱宸門外。初蔡京欲以宮室媚帝。召內侍童貫楊戩賈詳何訢藍從熙五人諷以內中逼窄之狀五人乃請因延福舊名而新作之。五人分任工役視力所致爭以侈麗高廣相夸尚。各爲制度不務沿襲。及成。號延福五位。東西配大內。南北稍劣。其東直景龍門。西抵天波門。其間殿閣亭臺相望。鑿池爲海。疏泉爲湖。鶴莊鹿砦文禽奇獸孔雀諸柵。蹄尾動以數千。嘉花名木。類聚區別。怪石巖壑。幽勝宛若天成。不類塵境。既成。帝自爲文以記之。其後又爲村居野店酒肆青帘于其間。每歲冬至後。即放燈。自東華門以北。並不禁夜。徙市民行鋪。夾道以居。縱博羣飲。至上元後乃罷。謂之先賞。尋又跨舊城修築。號延福第六位。復跨城外

淺濠作二橋。橋下壘石爲固。引舟相通。而橋上人物。外自通行不覺也。名曰景龍江。夾道皆植奇花珍木。殿宇對峙焉

冬十月。女眞阿古達舉兵攻遼。取寧江州。遼置亦曰混同軍。故城在今吉林烏喇北。混同江東。

遼主淫酗怠于政事。每歲遣使市名鷹海東青于海上。道出生女眞。使者貪縱。徵索無藝。女眞厭苦之。烏雅舒嘗以遼主不遣阿蘇爲辭。阿蘇奔遼。事見前稍拒市鷹使者。及阿古達襲位。相繼遣普嘉努。又名昱。烏古鼐孫。按普嘉努舊作蒲家奴。今改。後倣此。舒固特舊作習古乃。今改。後倣此等。索阿蘇。遼主終不許。舒固特歸。具言遼主驕肆廢弛之狀。阿古達乃召其所屬備衝要。建城堡。修戎器。遼主使侍御史愛錫拉布往詰之。阿

古達曰我小國也事大國不敢廢禮大國德澤不施而逋逃是主以此字小能無望乎若還阿蘇朝貢如故不然城未已愛錫拉布還遼主遂發渾河（在今奉天府承德縣南源出邊外下流至海城縣入遼即小遼水也）北諸軍益東北路統軍司阿古達聞之謂其下曰遼人知我將舉兵集諸路軍備我我必先發制之無爲人制乃與薩拉噶子尼瑪哈（後改名宗翰按尼瑪哈舊作粘沒喝今改）等謀徵集諸部兵九月會于拉林水（注見前）得二千五百人以遼之罪申告於天地傳梃而誓至遼界遇渤海軍攻金左翼衆少却遼兵直攻中軍遼耶律色錫（舊作謝十今改）墜馬阿古達射殺之衆從而進遼軍大奔蹂踐死者十七八薩拉噶在別部聞之使尼瑪哈及固新完顏

部人罕都之子。後更名完顏希尹。按固新舊作谷神。今改。後仿此。來賀勸其稱帝。阿古達曰。一戰而勝。遂稱大號。何示人淺也。進軍寧江州。塡塹攻城。寧江人自東門出。阿古達邀擊。盡殪之。遼統軍司以聞。時遼主射鹿于慶州。注見前。畧不介意。惟遣海州遼置。今奉天府海城縣是。刺史高仙壽應援而已。十月朔。寧江陷。遼防禦使大約什努舊作藥太師奴今改被獲。阿古達陰縱之。使招諭遼人。遂引兵還。初。女眞部民。皆無繇役。壯者悉爲兵。平居則漁畋射獵。有警則下諸部徵之。凡步騎之仗糧。皆自備焉。其部長曰貝勒。行兵則稱曰明安穆昆。明安猶千夫長。穆昆猶百夫長也。按貝勒舊作孛菫。明安舊作猛安。穆昆舊作謀克。今並改。後仿此。

十一月。遼遣都統蕭嗣先奉先之弟伐女眞。阿古達迎戰于混同江。遼軍大敗。

信賞必罰乃鼓勵將士之大權若賞不酬勞罰不當罪則疆埸之人皆解體誰復肯用命乎至士無鬭志以戰爲徒死退可倖生遼政不修于此可見宜自取滅

遼主聞寧江州陷以司空蕭嗣先爲東北路都統蕭托卜嘉字鄂爾多國舅郡王高九之孫舊作斡里端今改副之發契丹奚軍三千及京中禁兵等七千屯珠赫河舊作出河今改店今奉天府伯都訥城南有肇州故城舊名珠赫店金以此肇王迹故名阿古達帥衆來禦未至混同江會夜方就枕若有扶其首者三寤而起曰神明警我也即鳴鼓舉燧而行黎明至混同江遼兵方壞凌道阿古達選壯士十人擊走之因帥衆繼進遂登岸與遼兵遇會大風起塵埃蔽天阿古達乘風奮擊遼兵潰將士多死獲免者十有七八樞密使蕭奉先懼嗣先得罪輒奏東征潰軍所至刦掠若不肆赦恐聚爲患遼主從之嗣先但免官而已自是諸軍相謂曰戰則有死無功退則有

生無罪故士無鬭志遇敵輒潰。遼人嘗言女眞兵滿萬則不可敵至是始滿萬云

遼圖哩舊作鐵驪今改部奚部族號奚王和勒博一名翰字紐掄奚王特哩之後即蕭幹也和勒博舊作回离保紐掄舊作按懶特哩舊作忒鄰今並改叛降女眞巳而逃歸

遼東北諸州多叛降女眞奚王和勒博總知東路兵馬事亦率所部降之巳而復逃歸于遼。

以童貫爲陝西經畧使。

環州定遠大首領夏人李額葉舊作訛嚨今改以書遺其國統軍梁多凌舊作哆唆今改曰我居漢二十年每見春廩旣虛秋庾未積糧草轉輸例給空券方春未秋乜有飢色若徑擣定遠唾手可取旣得定遠則旁十餘城不攻而下矣。

我儲穀累歲闕地藏之大兵之來斗糧無齎可坐而飽也多凌遂以萬人來迎轉運使任諒先知其謀募兵盡發窖穀多凌圍定遠失所藏越七日額葉遂以其部萬餘歸夏夏主築臧底河城宋延州有石堡砦在今延安府保安縣北砦旁有湫流名臧底河政和中夏人丁此築城以扼要害詔童貫爲經畧以討之

乙未五年春正月女眞完顏阿古達稱帝國號金是爲金太祖

阿古達既屢勝遼其弟烏奇邁合里博第四子按烏奇邁舊作吳乞買今改後倣此率將佐勸稱帝阿古達不許鄂蘭哈瑪爾烏古鼐第八子按鄂蘭哈瑪爾舊作阿离合懣今改後倣此普嘉努尼瑪哈等復言之阿古達乃用楊朴遼東鐵州人策于正月朔卽皇帝位且曰遼以賓鐵爲號取其堅也賓鐵雖堅終以變壞惟金不變不壞

金之色白完顏色尚白況所居愛新水[即今呼爾哈河在寧古塔城東南源出吉林烏喇東北流入混同江唐時謂之忽汗河金以後謂之金水河金國語以金為愛新水源于此因又謂之金源]之上于是國號大金改元收國更名旻以烏奇邁為阿木班[金史作版]貝勒[金史國語解云官之尊貴者按阿木班貝勒舊作諳班勃極烈今改後仿此]薩拉噶舍音[烏古廼第五子後更名杲按舍音舊作斜也今改後仿此]為固倫貝勒[金史國語解云尊禮優崇得自由者所謂國相也按固倫貝勒舊作國論勃極烈今改後仿此]

晏州[唐置宋為羈縻州地在今敘州府興文縣]夷反以趙遹為瀘南招討使平之

初知梅嶺砦[宋置在今瀘州江安縣西南]高公老之妻宗女也嘗出金玉器飲晏州夷酋卜漏等漏心艷之會瀘帥賈宗諒以斂竹木擾夷部且誣致其酋卜固謗等罪夷人咸怨

漏遂相結因上元張燈襲破梅嶺砦虜公老妻及其器物四出剽掠梓州轉運使趙遹聞之倍道趨瀘劾宗諒罷之詔康延曾代宗諒聽遹節制遹陰有專討意兵端益大于是詔發陝西軍三萬以遹爲招討使遹與别將馬覺張思正分道出期會于晏州漏據輪縛大囤郎南壽山在今興文縣南其山崛起數百仞林箐深密諸村囤夷爲遹敗潰者悉赴之乃壘石樹柵以守遹軍不能進巡檢种友直所部多思黔土丁習山險而山多猱遹乃用奇計以火猱攻囤遂克之遹遣土丁伐嵓密緣崩石挽藤葛而上得猱數十頭求麻作炬灌以膏蠟縛于猱背暮夜復遣土丁負繩梯登崖巔乃縋梯下引人人銜枚挈猱蟻附而上比鷄鳴友直等悉力擁刀斧穿箐入及賊柵出火燃炬猱熱狂跳賊廬舍皆茅竹猱竄其上火輒發賊號呼奔撲猱益驚火益熾官軍鼓譟

破柵。賊援亂不能復抗。赴火墜崖死者。不可勝計。斬數千人。生擒卜漏。晏州平。拓地千里。遂為建城砦。畫疆畝。募人耕種。且習戰守。號曰勝兵。

遼遣使如金議和。金不從。

遼主遣僧嘉努（舊作僧家奴。今改。）持書往金議和。使為屬國。金主遣薩喇（舊作賽剌。今改。）復書云。若歸叛人阿蘇。遷黃龍府于別地。然後議之。已而遼復遣耶律卓諾等六人。齎書使金。斥金主名。冀其降。金主留五人。遣卓諾還報。亦斥遼主名。諭使降。後遼又遣蕭齊喇如金。金主復以書。辭慢。留不遣。卓諾舊作張家奴。齊喇舊作辭剌。今並改。

金擊遼兵于達嚕克（舊作達魯古。今改。）城（遼黃龍府地。）大敗之。

金主自將攻遼黃龍府。進薄益州（遼益州觀察。屬黃龍府。地在今奉天府開原縣界。）州人走保黃龍。金取其餘民而去。遼遣都統額爾

德。左副統蕭伊錫。（字圖敏。國舅少父房之後。伊錫。舊作乙薛。圖敏。舊作特免。今並改。）右副統耶律阜諾。（字特們。季父房之後。舊作特末衍。今改。）都監蕭謝佛哩。（舊作佛留。今改。）將騎二十萬。步卒七萬。戍邊。且屯田。以爲長久計。金主聞之。率衆趨達囉克城。登高望遼兵。若連雲灌木狀。顧謂左右曰。遼兵心貳而情怯。雖多不足畏。遂趨高阜爲陣。穆哩庫（烏雅舒長子。後更名宗雄。按穆哩庫。舊作謀良虎。今改。）以右翼先馳遼左軍。左軍却。洛索（字斡里延。完顏部人。洛索。舊作婁室。斡里延。舊作斡哩衍。今並改。）尼楚赫（金宗室子。按尼楚赫。舊作銀朮可。今改。）衝中堅。陷陳力戰。尼瑪哈以中軍助之。遼兵遂敗。金兵追躡。至其營。會日暮。圍之。黎明。遼軍潰圍出。金人逐北至阿嚕（舊作阿婁。今改。）岡。遼步卒盡殪。耕具皆爲金所獲。（是役也。遼人本欲屯田。且戰且守。故併其耕具皆失之。）

熙河將劉法敗夏人于古骨龍。城名。在今西寧府碾伯縣北。大通衛界。

童貫遣熙河經畧使劉法將步騎十五萬出湟州。秦鳳經畧使劉仲武將兵五萬出會州。貫以中軍駐蘭州為兩路聲援。仲武至清水河。在今蘭州府靖遠縣西。築城屯守而還。城名德威。在黃河東。法與夏右廂軍戰于古骨龍。大敗之。斬首三千餘。既而貫又使法與仲武合熙秦之師十萬。攻夏仁多泉城。城中力守。以援不至。遂降。法受而屠之。仁多泉城在西寧府西寧縣北。

二月。立定王桓為皇太子。赦。

桓帝長子。顯恭皇后所生。

以童貫領六路邊事。

時永興。鄜延。環慶。秦鳳。涇原。熙河。各置經畧安撫司。以

貫總領之。于是西兵之柄。皆屬于貫。

夏六月。作三山（大伾及居山。汝子。二小山也。大伾注見前。居山一名紫金山。汝子一名鳳凰山。俱在今衛輝府濬縣東。大伾之支隴也。）河橋。

蔡京以孟昌齡為都水使者。引河穿大伾及東北二小山。分為二股。合于下流。因三山為址。作天成聖功二橋。（屬濬縣者名天成。屬滑州者名聖功。）調役數十萬。民不聊生。至是畢工。已而水漲橋壞。

秋七月戊辰朔。日食。

八月。作明堂。

初元豐禮官以明堂寓大慶殿。別請建立。以盡嚴奉。而未暇講求。至是下詔。內出圖式。宣示于崇政殿。且以明

堂宜正臨丙方近東以據福德之地乃徙秘書省于宜德門東而以省地營之命蔡京爲明堂使開局興工日役萬人至七年六月始成

遼伐金

遼主下詔親征率蕃漢兵十餘萬出長春路北邊紀事遼長春州亦曰長春路注見前命蕭呼都克字哈準太和宮分人遼紀作蕭奉先今依呼都克卓諾二傳呼都克舊作胡篤哈準舊作合术隱今改爲御營都統耶律卓諾副之以精兵二萬爲先鋒餘分五部北出駱駝口駱駝山口也在今札賚特西北別以漢步騎三萬南出寧江州發數月糧期必滅女眞

有星流出于柳

其光照地色赤黃有尾占者以爲天子宗廟有喜國

建造宮室之祥。蔡京率百官表賀。

安置太子詹事陳邦光于池州。

蔡京獻太子以大食國注見前琉璃酒器。羅列宮庭。太子怒曰。天子大臣。不聞以道義相訓。乃持玩好之具蕩吾志耶。命左右碎之。京聞邦光實激太子。諷言者擊逐之。

九月。金取遼黃龍府。

金主攻黃龍府。次混同江。水深無舟以渡。金主使一人導前乘赭白馬徑涉。曰。視吾鞭所指而行。諸軍隨之才及馬腹。遂克黃龍府。遣蕭齊喇還遼。曰。若歸我叛人阿蘇。即當班師。

遼軍渡混同江。副都統耶律卓諾作亂。伏誅。

遼師渡混同江。副都統卓諾。與耶律淳妃弟蕭廸里。舊作諦里。今改。及其甥蕭延留等。謀迎立淳。誘將士亡歸上京。遣廸里以其謀告淳。淳曰。此非細事。主上自有諸王當立。北南面大臣不來。而汝言及此。何也。密令左右拘之。有頃。遼主使行宮小底伊遜遼著帳戶司。有承應小底局官。伊遜。人名也。伊遜。舊作乙信。今改。等。持書至。備言卓諾之謀。淳即斬廸里等。攜其首。單騎詣廣平淀遼史營衞志。冬。巴納日廣平淀。在永州東南。地理志。永州永昌軍。東潢河。南土河。二水合流。故號永州。考土河即今老河。發源喀爾沁。經敖漢翁牛特諸部落。會于錫喇穆稜。即史所云潢河也。巴納。遼四時遊獵行在所之稱。按巴納。舊作捺鉢。今改。後倣此。待罪。遼主遇之如初。卓諾知淳不見聽。乃率麾下掠取上京府庫財物。至祖州。帥其黨告太祖廟。數遼主過惡。移檄州縣。遂結渤海

羣盜至數萬趨廣平犯行宮不克北趨降虜山順國女眞阿杲展。隸遼之熟女眞。舊作阿鶻產今改。以三百騎一戰勝之擒其貴族二百餘人並斬以徇餘得脫者皆奔女眞卓諾詐爲使者欲奔女眞爲邏者所獲縛送行在腰斬于市。

冬十一月金襲遼軍于和斯布達舊作護步答。今改。後倣此。岡。方輿紀要在混同江西。大敗之。

金主聞遼出軍𥨸面仰天慟哭曰始與汝等起兵蓋苦契丹殘忍欲自立國今天祚親至奈何非死戰莫能當也不若殺我一族迎降轉禍爲福諸軍皆曰事已至此惟命是從金主遂率師迎敵遼主自將至圖敏舊作駝門。今改。駙馬蕭特默等將騎兵五萬步卒四十萬至沃楞濼方輿

紀要。在遼黃龍府東北。按沃楞濼舊作斡隣濼。今改。後仿此。金主行次鴨緑古名在黃龍府東。按鴨緑舊作爻刺。今改。後仿此。與其臣謀曰。遼兵號七十萬其鋒不可當吾軍遠來人馬疲乏宜駐于此深溝高壘以待之會獲遼督餉者知遼主以卓諾反西還已二日諸將請乘怠擊之遂追遼主及于和斯布達岡金主曰彼衆我寡兵不可分視其中軍最堅遼主必在焉敗其中軍可以得志使右翼先戰左翼合而攻之遼兵大潰枕籍相屬百餘里獲輿輦帟幄兵械軍資他寶物馬牛不可勝紀蕭特默焚營而遁金主亦引退。

丙申 六年春正月遼將高永昌渤海人。據遼陽以叛。

遼東京留守蕭保先嚴酷渤海苦之正月朔夜半有惡

少年十餘乘酒執刀踰垣入府。刺殺保先戸部使太公鼎大定府人。聞亂即攝留守事。與副留守高淸明集奚漢兵千人盡捕斬之。撫定其民。裨將高永昌時以兵三千屯八甒口在承德縣東。見遼政日衰。金兵方彊。遂誘渤海并戍卒入據遼陽。旬日間遠近響應。有兵八千人。因僭號稱隆基元年。遼主遣蕭韓嘉努。舊作韓家奴。今改。張琳瀋州人。討之。

賜方士林靈素字歲昌溫州人。號通眞達靈先生。

靈素少從浮屠。苦其師笞罵。去爲道士。善妖幻。往來淮泗間。丐食僧寺。僧寺苦之。及王老志死。王仔昔寵衰。帝訪方士于左階道籙徐知常。知常以靈素對。即召見。靈素大言曰。天有九霄。而神霄爲最高。其治曰府。神霄玉

徽宗崇信道術。奸人即緣其欲而中之。靈素夸誕不經。猶曰誕。帝籍蔡京輩在其

誕語創列仙班以為要寵之計則靈素之妖妄京貫有以致之不獨徽宗庸闇受紿也

淸王者上帝之長子主南方號稱長生大帝君陛下是也旣下降于世其弟號靑華帝君者主東方攝領之又有仙官八百餘名今蔡京卽左元仙伯王黼初名甫字將明開封祥符人卽文華使鄭居中童貫等皆有名而已卽仙卿褚慧下降佐帝君之治時劉貴妃方有寵靈素以為九華玉眞安妃帝心獨喜其事甚加寵信賜號通眞達靈先生賞賚無算為改溫州為應道軍靈素本無所能惟稍習五雷法召呼風霆間禱雨有小驗而已

以童貫為陝西兩河宣撫使

渭州將种師道字彝叔世衡之孫克夏臧底河城

先是王厚與劉仲武合涇原鄜延環慶之師攻夏臧底

河城。敗績。死者十四五。秦鳳第三將全軍皆沒。厚重賂童貫。匿不以聞。未幾夏人大掠蕭關而去。

至是師道以兵攻城八日而克之

閏月立道學

從林靈素之言也。尋詔太學辟雍各置內經道德經。莊列博士二員。以內經道德經為大經。莊列為小經。升貢及三歲大比。法同科舉。又用蔡京言集古今道教事為紀志。賜名道史。

二月作上清寶籙宮成

帝于景龍門汴京北面中門。對晨暉門。東門名。作上清寶籙宮。密連禁署。宮中山包平地。環以佳木清流。列諸館舍臺閣。多以美材為楹棟。不施五采。有自然之勝。上下立亭宇。不可勝計。帝時登皇城下視之。由是開景龍門城上

作複道通寶籙宮以便齋醮之事。

夏四月金人攻高永昌殺之遂取遼東京州縣。

永昌使人求援于金且曰願併力以取遼金主使華沙布（完顏部人按華沙布舊作胡沙補今改後仿此）謂永昌曰同力取遼固可東京近地汝輒據之以僭大號則不可若能歸欵當授王爵永昌不從金主乃遣斡魯（韓國公和琢子）帥諸軍攻永昌時遼張琳等討永昌久不克斡魯與戰敗之遂取瀋州（遼置今奉天府是）永昌大懼率衆拒金遇于活水（即瀋水在奉天府承德縣南源出縣東下流入渾河）金師既濟永昌之軍不戰而卻遂北至遼陽城下明日永昌盡帥其衆與金戰又大敗遂以五千騎奔長松（地名方輿紀要在遼陽東）遼陽人托卜嘉（又曰大臭按托卜嘉舊作撻不野今

改。後倣此。執永昌以獻。金主殺之。于是遼之東京州縣。及南路繫遼女真皆降于金。金主以斡魯爲南路都統。鄂楞舊作斡倫。今改。後倣此。知東京事。

何執中罷。

執中輔政一紀。年高疾甚。賜之寬告。尋以太傅就第。朝朔望。儀物廩稍。一如居位時。未幾卒。執中嘗爲端王侍講。故終始恩遇不替。然無所建明。惟以謹畏迎上意。贊飾太平而已。

詔蔡京三日一朝。總治三省事。

京改都堂爲公相廳。詔京總治三省正公相位。

五月。以鄭居中爲少保太宰。劉正夫爲少宰。鄧洵武知樞

人主進退大臣秉公剛斷何藉他人伺察況蔡京行事通國皆知非曖昧隱微可比又何待陰伺而得之蓋徽宗雖惡京專而未必果于斥責特因居中輩所論姑以此為調停之計耳乃居中輩承命以後不聞別有糾陳則亦依違順時之小人烏足任辨奸去佞之責耶

時蔡京大興工役。民不聊生。變亂法度。吏無所師。鄭居中每為帝言。帝亦惡京專。乃拜居中太宰。使伺察之。又以正夫議論數與京異。拜為少宰。居中存紀綱。守格令。抑僥倖。振淹滯。士論翕然望治。正夫能延時上下。持祿養權。入相半歲。即以疾致仕。後二年。鄭洵武亦卒。鄭氏自縉以來。世濟其奸。而洵武阿二蔡尤力。京之敗亂天下。禍源自洵武始焉。

六月。遼以耶律淳為都元帥。

秋九月。帝詣玉清和陽宮上徽號于上帝。赦。

帝奉玉冊玉寶。詣玉清和陽宮。上玉帝尊號。曰太上開天執符御歷含真體道昊天玉皇上帝。詔天下洞天福地。修建宮觀。塑造聖像。尋又上地祇徽號。曰承天效法

厚德光大后土皇地祇上寶冊儀禮一如上帝壽改宮名爲玉清神霄宮又鑄神霄九鼎安置于上清寶籙宮之神霄殿

冬十月夏人寇涇原圍靖夏城

夏大舉攻涇原靖夏城時久無雪夏先使數萬騎繞城踐塵漲天乃潛穿壕爲地道入城中城遂陷屠之而去

丁酉七年春二月大理遣使入貢

廣州觀察使黃璘潭州湘鄉人誘大理入貢詔以其主段和譽爲雲南節度使封大理國王已而知桂州周穜劾璘詐冒璘遂得罪

帝幸上清寶籙宮命林靈素講道經

時道士皆有俸每一觀給田亦不下數百千頃凡設大

自漢以後多有上其君尊號者以廷臣而妄議人主崇稱且不可爲訓徽宗乃諷道士上表冊爲教主道君尤史冊所僅見夫九五之尊而甘蒙異端之號名不正而說無稽不祥孰甚焉且以此事假手羽流致

齋。輒費緡錢數萬。貧下之人。多買青布幅巾以赴。日得一飲餐。而襯施錢三百。謂之千道會。且令士庶人聽靈素講經。帝爲設幄其側。靈素據高座。使人于下再拜請問。然所言無殊絕者。時時雜以滑稽媟語。上下爲大鬨笑。莫有君臣之禮。復令吏民詣宮授神霄秘籙。朝士嗜進者。亦靡然趨之。

夏六月。道籙院上章。冊帝爲教主道君皇帝。

帝諷道籙院曰。朕乃上帝元子。爲太霄帝君。憫中華被金狄之教。劉定之曰。金狄。指佛而言也。佛之徒。謂佛身體面貌。皆若金色。故徽宗云。遂懇上帝。願爲人主。令天下歸于正道。卿等可冊朕爲教主道君皇帝。於是道籙院上表冊之。然止于道教章疏內用

道錄奸徒肆行無忌動輒造爲符誥以快其私亦何異教猱升木乎

民獄植産之資所需有幾何至越海渡江毀橋梁鑿城郭而致且司以專官縻帑滋累蔡京雖實導之徽宗亦豈得辭咎至于所在騷擾民怨沸騰藉曰未知猶可諉爲有司奉行之過乃既察其弊端取憑御降欲便民而擾害如故曾未開稍懲其罪徒知而不能行又何爲者耶

宋制。廢后入道。謂之教主。故郭后曰金庭教主。孟后曰華陽教主。時孟后在瑤華宮。遂去教主之稱。以避尊號。

秋。七月。罷提舉御前人船所。

時東南監司。郡官。二廣市舶。率有應奉。又有不待旨。但送物至都。計會宦者以獻。大率靈壁。宋縣。今屬鳳陽府。縣有磬石山。太湖。具區也。慈谿。唐置。今屬寧波府。武康。注見前。諸石。二浙奇竹異花。海錯。福建荔枝。與下龍眼。椰實。注俱見前。橄欖。一名南威。又曰味諫。亦曰諫果。江南呼爲青果。龍眼。南海椰實。登萊文石。湖湘文竹。四川佳果木。皆越海渡江。毀橋梁。鑿城郭而至。植之皆生。而異味珍苞。則以健步捷走。雖甚遠。數日即達。色香未變也。至是。蔡京又言。陛下無聲色犬馬之奉。所尚者山林間物。乃人之所棄。但有司奉行之過。因以致擾。願節其浮濫。乃

請作提舉淮浙人船所。命內侍鄧文誥領之。詔自後有所用。即從御前降下。乃如數貢。餘不許妄進。意欲以便民。而實擾害如故。

熙河環慶涇原地震。

旬日不止。壞城壁廬舍。壓死者甚衆。

八月。鄭居中罷。

居中與蔡京不相能。至是以母喪去位。京以居中王珪壻也。乃使蔡確子懋（即蔡渭）。重理定策事。遂追封確清源郡王。御製文立石墓前。欲借是撼居中。然卒不能害。未幾。居中起復為太宰。已而復請終喪。

遼置怨軍。

遼主自燕至陰涼河。在今札嚕特右翼西北。遼史地理志。上京道有陰涼河即此。募遼東人爲兵使報怨于女眞號曰怨軍凡八營。屯衛州當作渭州。遼置。廢址在今錦州府寧遠縣界。蒺藜山。方輿紀要。在寧遠縣邊外以渤海鐵州遼置故城在今奉天府蓋平縣。人郭藥師等爲帥。

冬十一月。命蔡京五日一赴都堂治事。以余深爲少宰。白時中爲中書侍郎。

深諂附蔡京。結爲死黨。京復用事。引爲門下侍郎。遂拜少宰。

十二月。方士王仔昔下獄死。

仔昔倨傲而藐帝。待以客禮。故遇宦侍若童奴。又欲羣道士皆宗已。林靈素忌之。乃與宦者馮浩誣以言語怨

望下獄死。

有星如月南行。

帝言天神降于坤寧殿。詔示百官。

帝惑于林靈素之言。建宮觀徧天下。又造青華帝君正晝臨壇。及火龍神劍夜降內宮之事。託天神臨降。造帝誥天書雲篆。務以惑世欺衆。其說妄誕。不可究質。官者道士。有所不快。必託爲帝誥。則莫不如志。尋加靈素號通眞達靈元妙先生。張虛白通元冲妙先生。視中大夫。出入呵引。至與諸王爭道。都人稱曰道家兩府。其徒美衣玉食者。幾二萬人。

以童貫領樞密院事。

內侍自古無賜坐者。時貫加開府儀同三司。領樞密院。每春秋大燕。則坐于執政之上。且與宰相同班。進呈畢。卽自屏後入內。復易窄衫。與羣閹爲伍。出則爲大臣。當體貌之禮。入則爲近侍。執使令之役。古所未有也。

作萬歲山。故址在今開封府城東北隅。

初帝以未得嗣子爲念。道士劉混康以法籙符水出入禁中。言京師西北隅地協堪輿。倘形勢加以少高。當有多男之祥。始命爲數仞岡阜。已而後宮生子漸多。帝甚喜。始信道教。于是蔡攸倡爲異聞。謂有珠星璧月跨鳳乘龍天書雲篆之符。以逢迎之。遂竭國力以經營土木之工。至是。又命戶部侍郎孟揆。于上清寶籙宮東。築山

以像餘杭之鳳凰山。在杭州府城南。方輿紀要。山岩巒透迤。左瞰大江。如鳳凰欲飛。故名。

號曰萬歲。

竄侍御史黃葆光字元輝。徽州黟人。于昭州。

初葆光爲左司諫。始莅職。卽言三省吏猥多。乞非元豐舊制者。一切革去。蔡京怒其異已。密白帝。降內批云。當豐亨豫大之時。爲衰亂減省之計。徙爲符寶郎。明年。復拜侍御史。至是大旱。帝以爲念。葆光上疏言。蔡京彊悍自專。俊大過制。無君臣之分。鄭居中。余深。依違畏避。不能任天下之責。故致此異。疏上不報。京權勢震赫。舉朝結舌。葆光獨出力攻之。京懼。中以他事竄之昭州。

遼耶律淳及金將烏楞古。金宗室子。按烏楞古。舊作斡魯古。今改。後倣此。戰于蒺

蔾山敗走金遂取遼八州

遼主命淳會四路兵馬防秋淳遣金咸州（遼置故城在今奉天府鐵嶺縣）都統烏楞古書議和烏楞古告于金主金主猶以歸薩喇及阿蘇爲言淳軍至蒺蔾山烏楞古及知東京事鄂楞等進攻顯州（遼置今錦州府廣寧縣是）遼怨軍帥郭藥師乘夜進襲烏楞古擊走之遂與淳戰淳敗走烏楞古追至額勒金（舊作河里眞今改）陂（方輿紀要在廣寧北）遂拔顯州于是乾懿壕復成川惠七州（皆遼置乾懿川壕四州故城皆在今廣寧縣境復州今仍爲州屬奉天府成州故城在今錦州府義州惠州故城在今喀剌沁右翼）皆降金

金遣使如遼

楊朴言于金主曰自古英雄開國每先得大國封冊金

主從之使至遼時遼東諸州盜賊蜂起掠民以充食樞密使蕭奉先等勸遼主許之

戊戌重和元年春正月作定命寶成

于闐上美玉踰二尺帝命製寶文曰範圍天地幽贊神明保合太和萬壽無疆篆以魚蟲制作之工幾于秦璽號曰定命寶合前八寶爲九寶以定命寶爲首且曰八寶者國之神器至于定命乃我所自制也寶成帝御殿受賀肆赦

以王黼爲尚書左丞

黼美風姿有口辯寡學術而多智善佞初以何執中薦累官左司諫張商英爲相寢失帝意帝遣使以玉環賜

蔡京于杭黼覘知之因數條奏京所行政事并擊商英及京復相德其助巳歲中三遷爲御史中丞黼欲京專國遂疏執中二十罪巳而改翰林學士會京與鄭居中不合黼復內交居中京由是怨之徙爲戸部尚書將陷以罪黼以計獲免還爲學士承旨遂入政府

二月遣武義大夫馬政熙和人浮海使金約夾攻遼

建隆中女眞嘗自其國之蘇州遼以南蘇地置南蘇注見前泛海至登州賣馬故道猶存至是有漢人高藥師者泛海來言女眞建國屢破遼師登州守臣王師中以聞詔蔡京童貫共議命師中募人同藥師等齎市馬詔以往不能達而還帝乃復委童貫選人使之遂使武義大夫金史作登州防

禦使東都事畧作登州都巡檢馬政同藥師由海道如金政言于金主曰主上聞貴朝攻破契丹五十餘城欲與通好共行弔伐若允許後當遣使來議通金好自此始

夏五月壬午朔日食

秋八月以童貫爲太保

九月掖庭大火

自甲夜達曉大雨如傾火益熾凡爇五千餘間苑後廣聖宮及宮人所居幾盡焚死者甚衆

閏月立周恭帝後

詔周柴氏後已封崇義公復立恭帝後以爲宣義郎監周陵廟世世爲國三恪

冬十二月置裕民局尋罷之

醴泉觀使兼侍讀徐處仁言水旱之餘賦役繁重宜會一歲財用之數量入爲出帝稱善詔置裕民局討論振兵裕民之道以處仁詳定蔡京不悅局尋罷

遼大饑人相食